



華文

第一卷第四號

汪精衛先生

雙照樓

詩詞藁上下卷合編

小休集

連史紙仿宋體一巨冊定價大洋二元

出版者 香港民信公司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四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一日補出

目錄

雙十之夜·····	何似·····(五—一八)
展覽會——四歲小畫家·····	靜思·····(一八—)
東歸隨筆·····	曾仲鳴·····(一九—二九)
元慶紀念室筆記·····	欽文·····(三〇—三七)
錯來的扇·····	熙·····(三七—)
加利露娜(續完)·····	漪萍譯·····(三八—四四)
午後·····	徐勻·····(四五—四八)
西洋鏡·····	立夫·····(四八—)
回到北平·····	孫福熙·····(四九—五〇)
詩歌	

生命的三部曲……………彭榮楨……………(五一—五二)

檢閱與暴露……………萬仲文……………(五二—五三)

象牙塔外……………彭榮楨……………(五三—五五)

近代畫祖帝先氏……………林文錚……………(五六—六二)

犧牲……………金曼輝……………(六三—七一)

普陀海浴……………春 苔……………(七二—八三)

各人造各人的命運……………僧 見……………(八四—八六)

來與去之間……………李 風……………(八七—九六)

通信

一年花事……………朱 然……………(九七—)

死一般靜的鄉村……………海 澄……………(九七—九八)

久在盼望的……………彭 林……………(九八—)

是是非非……………露冷等……………(九九—一〇〇)

中華日報廣告

本報言論正確，內容豐富，辱蒙閱者歡迎。今特擴充篇幅，增加附刊兩種，請周了因先生編輯「巨靈」，孫福熙先生編輯「小貢獻」，材料富有趣味。欲保留全份者，定閱請自六月一日起，以後恐難補奉。特此通告。

中華日報社

上海山東路

雙十之夜

何似

時間：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下午六時至翌日上午六時。（即前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地點：

武昌城內一間住宅裏的大廳及一條街道。

人物：

李霖生 退職的官僚。
李太太 李霖生之妻。
李定國 李霖生之長子。
李興國 李霖生之次子。
李德珍 李霖生之女，李興國之妹。
馬陞 老僕。
黃貴 少僕。
荷花 使女。

兵士，市民，黨員等共數人。

第一景

一條舊式的街道為背景，台上燈光極弱，最暗處站着
一個全副武裝的兵士。

（幕開）

市民甲（從台左緩步出，作張望探聽狀。）

兵士（大呼。）口號！

市民甲（立定。）我是過路的。（驚懼。）

兵士 不准通過。（市民甲轉身急步入。）

（少停；沈寂；兵士向台左遠望。）

市民乙（從台右步緩出，作探視狀。）

市民丙（隨市民乙出，低聲。）聽說拿了（舉三手指。）

個，怎麼啦？

市民乙 都（求斬首手勢。）了，今天天還沒亮哩。還有
一個哩，叫張廷輔。

市民丙 斬了嗎？

市民乙 不，要生供的；這回要一網打盡，寸草不留。

兵士 口號！（乙丙立定。）

市民乙（鐵定。）我們要往市場買菜去。

兵士 不准通過，買什麼菜？快走！（乙丙轉身退。）

（少停；沈寂；遠處轟然一聲，隨有槍聲數響；兵士
踏開數步，左右張望。遠處槍聲續響加密；兵士退回暗處
裝鎗準備。遠處鎗聲更密；台上燈光益弱以至全黑。幕在
鎗聲中徐閉。）

●幕閉後即奏悲壯之軍樂至佈安第二景為止。

第二景

一間大廳，陳設富麗，壁上大時鐘正指六時半，電燈
已開一支。

（幕開。）

李霖生（拖大辮，長袍馬褂，執水煙袋，從容鎮靜，出

。）爲什麼靜悄悄的，難道天還沒黑便都睡覺了
嗎？（開電燈，廳內明亮。）他們那里去了？（坐
下；大呼。）來！（少停。）王八蛋，都逛街去
了。（再呼。）馬陞，馬陞。（抽煙；望一望時
鐘。）

馬陞（急步入。）老爺。

李霖生 可惡，躲在什麼地方？知道我在這里還不快來伺
候！喊了多聲才進來，跑到街上去了麼？

馬陞 老爺，剛在門房裏。

李霖生 躲在門房裏聚賭麼？

馬陞 老爺，不是賭錢，我看守着大門，聽着街上的聲
音。

李霖生 胡說。街上靜靜的，聽甚麼聲音？

馬陞 老爺，今天下半年街上靜得很，有幾隊兵在我們
門外走過，現在連小販也沒有過街的。我恐怕有
甚麼事發生，已經把大門關得緊緊的。（低聲。）
老爺，剛才好像西南方響了一口砲。

李霖生 門是要關好的。不要恐慌，決定沒有什麼事，制

台已把亂黨拿辦了多名了。現在戒嚴，一戒嚴便有一萬個亂黨也動不得，一動便是自己來送死。當心一點，有人打門，不要亂開。（荷花入。）

馬陸 是，是。（退而未出。）

李霖生 黃貴呢？

馬陸 （回身。）沒有看見他，不知他跑到那里去了。

（退出。）

荷花 老爺，太太說請老爺不要出去，恐怕今天晚上外邊不太平。

李霖生 我不出去，告訴太太。請太太出來說話。（荷花

退。）事是不會有什麼事的。有什麼破聲？我却一點聽不到。破隊戒嚴，試破吧。也許是示威。

再不然，難道外國兵船放甚麼禮破？

（李太太攜李德珍及荷花同入。）

李霖生 太太，（李太太坐下。）不要害怕，決沒有意外。凡事要鎮定，我們住的深堂大宅，只要關上大門好了。假使真鬧起亂子來，我們收拾細軟，到漢口租界裏去避幾天也很易。可是家裏下人們漸

漸放肆了，我近來不大管束他們。連黃貴也學壞了，不知跑到甚麼地方玩去。剛才我喊人，只有馬陸，許久才進來。

李太太 黃貴平日很守規矩，人還精細，與兒最喜歡他。

小孩子不懂事，也許逛街聽新聞去了。與兒剛才說，這幾天消息很不好，昨天全城人心恐慌，我們真要當心。

李霖生 有備無患，我已經吩咐馬陸關緊大門了。（向李

德珍。）去叫二哥來。（德珍退。）與兒近來很

有功，而且比往日越發沈靜。（微笑。）他有天對我說，要求點真實的學問，預備將來出而應世，虛名是沒用的。這孩子倒有點大志。（點頭微笑。）

李太太 我問他幾時去日本留學，他說決定暫時不去。他

說東洋漆沒有用，要自己多讀點書，多結交幾個朋友，然後出洋。我却不願意他去日本學陸軍。學陸軍的做官容易，況且他已經在陸軍小學畢業了，我必定設法保送他進日本士官學校。我國的

軍人是不用打仗的，畢業回來，有好路的便至少是一個標統，多麼榮幸。

李太太 我却希望他將來做個文官。

(李興國，李德珍同入。)

李興國 爹爹有什麼事麼？

李霖生 你打聽到甚麼消息？外間風聲不好麼？

李興國 (略遲疑。)也沒有什麼，不過謠言很盛，有人

說……說今天戒嚴，加緊戒嚴，但是……

(黃貴入，略露惶恐態。)

李霖生 黃貴，你到那里玩去？不成個樣子，家裏人少，

你還到街上去幹甚麼？難道你們真個要革起命來？

黃貴 (特別恭敬地。)老爺，剛才外間有點奇怪聲響

，我跑到街上打聽去。其實也沒有什麼事，不過

……街上很少人行。(向李興國遞眼色。)

二少爺今天晚上不要出去了。

李霖生 你和馬陸小心看守着大門，晚一點睡覺，如果聽見外邊有什麼聲音便去告知大少爺，二少爺。

黃貴 是的。(退出。)

李太太 我也要巡視一番，德珍隨我來。(退；李德珍，荷花隨入。)

李霖生 四川的事情不知鬧到怎樣。這裏近來也是風聲鶴

唳。孫文黃興又想來搗亂了。革命那裏會成功？他們招集一班無賴，虛張聲勢，這里起一次事，那里起一次事，起一次便失敗一次。今年三月廿九來得最兇，結果又何如呢？不過他們野心未死，又要在長江一帶進行。那更是妄想，你看，這里有瑞制軍和張統制坐鎮，這兩個文武大員都是智勇兼備的，防範得十分嚴密，他們敢白來送死麼？這裏過江便是漢口，從京漢路到北京實在沒有多少路，即使此地的新軍靠不住，為革黨脅從，二三十萬大軍在三天內可以南下，用炸彈手鎗的烏合之衆能抵抗麼？

李興國 爹爹，新軍裏恐怕沒有革命黨吧。

李霖生 唔，(微笑頷首。)其中祕密，你那里得知？新軍裏頭確有革命黨，人數雖少，他們的煽動力却

利害。你要知道，新軍不盡是漢人，練新軍時早已防患未然，把舊日的旗兵都編進去，用旗兵來監視着漢人，即此便足以制革命黨的死命。我告訴你，一部分的新軍起事便有大部分的新軍去剿，打不過再有巡防營，巡防營決沒有一個革命黨在內。（站起來，鄭重些。）如果革黨勢大，外國兵船一定共同助剿，各國領事已經一致答允了。

李興國

（略露驚惶，力持鎮靜。）我一向以為一國發生內戰，外國是要守中立的。

李霖生

你真是個小孩子，須知革命就是造反，漢口有各國租界，洋人那有不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之理。剿滅革黨之後，再送給他們一點利益，他們何樂而不為？這是秘密消息，你不要洩漏。（少歇。）如果這樣還勝不過革黨，那時，三十萬大軍南下，看孫文黃興有何辦法。孫文有沒有七十二般變化？黃興是否三頭六臂？所以我很樂觀，很鎮定。他們越起事得快，越消滅得快。（李興國默聽

沈思。）不久謠言寢息，地方太平了，你還是早點去日本入士官，快點找一條出身之路。近來無事，要少出街，在家中溫習經史，多讀聖賢書，不為邪說所惑才是。（起出。）

（李興國起立，後復坐下，沈默低頭。忽又挺身起立，來往步行。突然精神煥發，四處張望，如有所待，頻望時鐘。黃貴輕步入，反身隨手關上門，靜聽有無人聲，行近李興國，態度嚴肅。）

黃貴 同志！秘密洩盡了。

李興國 還有什麼？（坐下。）

黃貴 昨天搜去了名冊，今朝斬了三個人，張廷輔同志被牽着遊街，眼看緊閉着城門的武昌是個大囚籠，瑞激這劊子手要將我們幾千同志一刀一個。

李興國 （失色。）不計成敗是假話，做事總要向着成功之的，走着成功之路。總機關太糊塗，一誤於十五，再誤於十八，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難道向着失敗的目的地進行？

黃貴 同志！這不是成敗的問題，現在還有什麼成敗可

言？生與死，降與戰，榮與辱，一切決於今天，我們有的是血！同志，還遲疑麼？革命黨人能夠像豬羊般任滿奴屠宰麼？同志，嚴密包圍了，你還望逃脫麼？試想，名冊現在在他們手中了。

李舉國 哈！（起立；握拳。）我們不去和滿奴拚命，更待何時？

黃貴 （雙手按止之。）同志，別聲張，時候到了。（行至窗間，招手。）來來，你聽。

（二人同聽窗外，遠處有鎗聲幾響。）

李舉國 （極興奮。）什麼？開火了。

黃貴 （微笑。）你還不清楚，剛才你還遲疑，同志們已舉事了。

李舉國 真的嗎？（歡喜。）

黃貴 （嚴肅地。）總指揮處在楚望台，八時集合聽令

（李舉國望鐘。）準備，火速。我去了。（退，開門。）

（李舉國先沈默，忽轉興奮，作下決心狀，側身舉頭看時鐘，欲退。李太太攜李德珍入。）

李舉國 （忽轉柔和。）母親，今天是十九了，月亮還沒有出來哩；妹妹要看月亮，恐怕睡得太遲了。

李太太 過了中秋月不明，月亮出來也祇看得半個罷了。

（撫其女。）偏她有開心，這般快活。

李德珍 我偏要等，等月亮出來了才睡，看半邊也好。

（忽作嘲笑態。）母親，二哥像故意想出一翻話來同我們說的。天陰得很，連星也隱藏了，我看快下雨了，那裏還有看月亮的希望？二哥怕你担着外間的事，故意說些不要緊的話，他那裏真是要說月亮？

李舉國 不要胡鬧，我覺得母親神色不好，太過慮了，現在一切都還太平。我看母親還是早點安歇的好，我叫家人們守着門戶，我打算不睡，守到天亮。

李太太 今天晚上真是放心不下，黃貴對你還有什麼話說？到底打聽得什麼真消息？（李德珍甚注意。）有沒危險？

李德珍 必有特別新聞，二哥據實說吧。母親明白了才安心的。

李興國 其實沒有什麼。軍隊戒嚴已經幾天了，中秋節又過了，又天陰快要下雨，故此街上沒有人行。我又不敢出街，真悶得很。妹妹唱雙歌兒給我解悶好嗎？

李德珍 我不唱，誰還有這閒心？

李興國 說故事，說笑話也好。

李太太 不要鬧，你們的父親獨自躺在書房裏，也是無精打采不知掛念着什麼。不如請大哥來談談，他識得人多，見聞較廣些。

李德珍 不要找大哥了，他是不到十二點鐘不肯回家的，此刻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麻雀呢？

李太太 胡說，你那裏知道？大哥這幾天正忙着做文章。

他說張大人要他做一篇痛罵革命黨的文章，題目是「革命足以召瓜分論。」做好之後，送給張大人親自修改，然後寄到上海給什麼報發表。他說，如果文章做得好，合得張大人的心意，將來也許有點好意。

李興國 怪不得我昨天看見他把前年從日本帶回來的新民

叢報一本一本翻開，大約是搜集材料了。這是易辦的事，梁啓超等作過這條題目，有好多可以引用的話。大哥將來也許當了張大人的文案吧，至少也派得一點差事。

李德珍 好好，我就請大哥來談，讓他發些保皇黨的議論，我也學講幾句保皇黨的話。（退出。）

李太太 到底危險的事會不會在武昌城發生呢？我的意思是，草字頭是不是一定要佔據這個城呢？

李興國 母親，也許會有，但那裏怕得許多？現在的中國簡直是昏天黑地了，不經過一場大雷雨，那能再見青天白日呢？革命隨地可以發生，武昌城也說不定。

李太太 我並不怕，我只想知道這些事什麼時候到來，也好有所準備。

李興國 （靜默，行近其母，誠懇地。）母親！改革的事是要拿血來做代價的。

李太太 不錯，但血是最寶貴的，不要用來換那沒有價值的東西。

李興國 那麼，什麼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呢？母親？……

（李定國偕李德珍同入。）

李德珍 大哥有好消息說給我們聽了。

李定國 母親喚我有什麼事？我的文章才寫得三行，還不

夠一百個字。（坐下。）

李興國 大哥寫什麼文章？

李太太 不要談那些。（向其長子。）因為你和政界的人

有來往，近來可聽到什麼新聞？

李德珍 大哥的新聞多哩多哩！康有為呀，梁啟超呀，慶

親王呀，盛宣懷呀，這個那個呀，光緒皇帝

呀，革命足以召……瓜分呀……

李定國 小孩子懂得什麼？（向其母。）母親，沒有什麼了

不得的事，不過有幾個老革，造謠惑衆，虛張聲

勢，說要在中秋晚起事；中秋已過了，又說十八

；今天十九了，看他們又說那一天。這明明是造

謠，他們那里還有起事的能力？孫文起過十次事

，起一次失敗一次。今年在廣州作最後一搏，那

幾十個傻子都死完了，骨頭埋在黃花岡，其餘的

都亡命到海外去了。即使還有幾個餘孽勾結小部
份新軍，在這裏幹起來，他們敵得過外國軍艦的
砲火麼？

李德珍 什麼砲火？

李定國 漢口是華洋雜處的地方，武昌和漢口一水之隔，
武昌有事，列強必要保護僑民。沿江灣泊了無數
外國砲艦，革軍一起，他們就馬上開砲了。這是
制台和各國領事約定的。

李德珍 （嘲笑。）是呵！滿洲人不是說過「甯贈友邦，勿

失家奴」的話麼？二哥，是不是這樣說？

李定國 你不要聽信那些無稽之言。要中國富強，必先混
除種族之見。秦始皇不是漢人麼？先帝光緒皇不
是滿人麼？究竟那一個好？故時賢某君有言曰，
「秦皇漢武，非漢人耶，吾嫉之猶寇讎也；今上
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誦時搖
頭自得。）

李德珍 （大笑。）那是保皇黨的話，保皇黨……

李興國 這些事都和我們沒有關係，明天有暇再談吧。如

大哥剛才所說，革命黨起事是決不怕的，武昌城沒有危險，我們的家裏也決沒有革命黨（微笑）。母親也可以安心了。（同笑）

李定國 我還要趕着寫我的文章，後天還怕不能交卷哩。

（四人同退，幕閉。）

●閉幕後奏進行曲，吹軍號。

第三景

景同前。台上燈光極弱，幾黑。壁上時鐘約指七時三十分。

（幕開。）

李興國 （改服短衣，急步入室，開電燈一支，望時鐘，作計算時間狀。抽出短鎗略檢視，即藏衣襟內。隨在內袋抽出小照一張，少思後即放在桌上雜物間。一切舉動要敏捷而鎮定。）還早……

李德珍 （輕步入。低聲。）二哥，你幹什麼？我已猜得八九分了，不要瞞着我吧。（祈求。）告訴我，你要幹甚麼？

李興國 好妹妹，唉！不要着急，你來得恰好，我正要找

你說話。我一向因為要守秘密不能對你說的話，現在也要說了。我是一個同盟會員，在這里秘密工作已經兩年了。這一次加入敢死隊，今晚就要和敵人拚命，今晚。現在你明白了，你必要守秘密，就是父母至親也不能說。這回無論失敗或成功，我是九死一生的。為革命而死，為主義而死，我是歡喜的；死得無名，我更歡喜，因為這樣就不致連累家人。我走出了家門之後就不是父母的兒子了，你就當為我已經死了吧。以後家裏的事就請你操點心，安慰父母的責任也在你身上。如果我不回來，非戰死即亡命，就說我不明不白的最好方法了。好妹妹，我感謝你。

李德珍 （呆了一會。）二哥，你的話我句句都記着，我句句都依你，請你放心。（少停。）二哥，我也跟你去好不好？

李興國 不能！你年輕，走得不快，又不會燒鎗。

李德珍 那麼，我在革命軍中做個書記或做個看護也可以的呀。

李興國 現在還談不到這些，你有志氣，自然可以參加，將來再打算。（看鐘。）時候快到了，我要走了。

李德珍 （少停。）你就走吧！

李興國 好妹妹，記着我的話。（輕步退出。）

（李德珍目送其兄，俯首靜默，回身坐下，掩面而泣。）

（幕閉。）

●幕閉後先奏悲哀之音樂，繼奏雄壯之音樂。

第四景

景同前。台上極暗。壁上時鐘指四時。

（幕開。）

（遠處有鎗聲，號聲，呼聲，約歷一分鐘。忽然砲聲一響，鎗聲愈密。李霖生入，穿長袍，驚疑靜聽，開電燈一支。李定國穿便衣繼入。二人相視無言。）

李霖生 那是真的了，來了！來了！

李定國 不怕，在交戰中哩，我聽出兩方的鎗聲，未分勝負哩！

（李太太攜李德珍同入。）

李太太 好像放爆竹，什麼事呢？

李德珍 媽媽，不是放爆竹，是打仗呀。

李霖生 大家都不要睡了，你們多穿幾件衣服，有點冷哩。

（向其妻。）喂，貴重的東西都要藏起來。

李太太 都藏好了。

李霖生 帶些細軟在身上。女人很礙眼，預備幾件下人穿的粗布舊衣裳要緊。

李德珍 爹爹，這幹甚麼？

李霖生 （低聲。）說不定我們要逃走，明天逃到漢口租界去。最好往上海走。來不及便走到鄉下去。革黨真感不畏死，非痛剿一番不可。明天大兵雲集，殺他們個寸草不留。

李定國 如果新軍一變，怕就有燎原之勢了。

李霖生 沒有的事，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他們就胆敢犯上作亂不成？

李德珍 那也很難說的呵，新軍裏頭有革命黨哩。

李霖生 良莠不齊，事所恆有，怕甚麼！倪映典趙伯先不是先後失敗而死麼？

（遠處砲聲隆隆，李定國走至窗間靜聽。室內各人默然變色。）

李定國 砲隊開砲了，打大仗哩。呀（大呼。）！看呀，火！好大火呵，那里哩？天下雨了，雨細得很，北風刮得利害。

（各人看火，同到窗前。大家議論着。）

李霖生 我看，大家不要驚惶，鎮靜一點，先派人去調查一下。

李定國 父親，這回的事鬧大了，必定鬧大了！我們要有個打算才好。

李霖生 依你便怎樣打算？

李定國 叫馬陸緊守着大門，息了燈火，聽天任運吧。

李太太 我去喊醒各人。（退。）

李霖生 三月廿九的事情又在這裡發生了，我家受朝廷厚恩，恨不能提刀殺賊。等到天亮，看法場示衆，

七十二個人頭，二百個，五百個，拿着統殺，一個不留……

（外間有兵一隊走過，呼聲大作；又同呼，「驅除鞑虜，恢復中華。」李霖生大驚；李定國奔出；李德珍竊喜，如有所思。）

李定國（倉皇入。）新軍變了；火燒總督衙門哩。天都紅了，火還很猛，革軍像已得手哩。糟了，糟了！

李太太（奔入。）老二那里去了？（向德珍。）二哥呢？你可知道？

李德珍 我不知道……二哥……不在家麼？

李霖生 危險到這樣，他到那里去呢，快點找他去。（李定國急出。）

李太太 若然他出街去，一定凶多吉少了。（哭，李德珍露窘急狀。）

李定國（驚恐奔入。）老二確不在家，連廚房都找過了，只不見人。奇怪，連黃貴也不知那里去了。

李太太 是不是到街上去？

李定國 那里知道？馬陸一夜不睡，守着大門，却不見他

們開門出去。母親不要哭，事到如今，我們自己的性命也要緊，要有個打算。我看革軍必定得手了……

李德珍 大哥，我也這樣想。（微喜。）

李定國 我們不能固執了，看風駛帆，變通辦理，讓我改装看看。我先練習一下，以免臨時改得不快。

（將假辮脫下，退出。）

李德珍 大哥也是個聰明人。（李太太悲懼，李霖生不發言。）

李定國 （易不齊全的舊洋服，入。）我們要知機，不管革命不革命……

（外間人聲嘈雜，李定國與其妹忙至窗間傾聽。）

李定國 （向父母。）制台不知下落，革軍完全勝利了。如何？（露得意色。）虧我聰明，在日本留學時就知道革命勢力極大，同盟會幹部我也到過，革命是必快成功的，所以回國後我沒有把頭髮長回，只戴上假辮子，預備隨時做個新志士。（自撫其頭。）

李德珍 你的「足以召尸分」的大作呢？

李定國 是的，看明天怎樣，一得了消息我還要將稿子燒掉。

李德珍 母親，二哥……快回來了。（略露愁容。）

李霖生 （在廳內徘徊，心煩意亂，忽然發現桌上的照片，詫呼。）啊，這不是與國？

李太太 那里？

（各人趨前看照片。）

李太太 他從來不照相，幾時有這一張照片？

李霖生 誰把牠放在這里？剛才我沒有看見。的確，今天晚上我們在這里談天時沒有這一個照片。

李德珍 照得很像，一定是最近才照的，我也沒有見過。

（忽然有悟。）二哥要幹甚麼呢？（拭淚。）

李定國 唔，這有很深的用意。我猜着了。

李太太 什麼？你以為有什麼用意？不要吞吞吐吐的。

李定國 我不過是在猜度，說出來恐怕母親傷心，而且我也未必猜得中。

李霖生 說也無妨，我看與國這個人平時是深謀遠慮似的

，我也不知他心中藏着些什麼哩。

李定國 父親。（欲說又止。）

李太太 一個悶葫蘆。他忽然不知去向，又把照片放在這里，你只管說，我明白了心中也舒暢一點。

李定國 唉！老二怕不再回家了。

李霖生 到那里去呢？

李定國 我其實不知道，不過，自然是可疑的，少年人容易接受新思想，像老二這個人，不止有了新思想，還要去實行的——說到實行，便不惜犧牲了。

李太太 犧牲！

李定國 我試猜吧，他定下決心了，他守着秘密，真的，連對父母都不能不秘密，他預先拍一個照片，臨行時留在這里。他未必回來，未必能夠回來。明白地說一句，這照片就是他的絕命書了。

李德珍 （急呼。）大哥不要亂說！

李太太 哎喲！（伏而大哭。）

李德珍 母親，大哥說的是猜度的話哩，不是真的。（暗中拭淚。）

李霖生 （始則口張目瞪，繼則搖頭嘆息。）太太，天還未

亮，天亮了便有真消息，我們不必過於憂心。與國這孩子足智多謀，一定不會陷入危險地。況且，定國的推測只是推測，事實未必如此。

李定國 希望我說錯了，同時希望老二快點回來。母親也不必擔憂。聽！大砲的聲音停息了，戰事快結束了。（全台沉寂。）

李霖生 天快亮了。（仍徘徊尋思。）

李德珍 光明一到，我要去尋二哥回來。

李霖生 事到如此，沒奈何，我也要準備。革黨打敗了就無需，否則我也要改裝。怎麼辦呢？……我有我的辦法。（向其子。）拿你的帽子來。（把辮子盤好，戴上帽子，轉頭示衆人。）你們看，這樣可像麼？

（李與國臂纏白布，面有塵垢，身上有血漬，二黨人扶入，置在椅上，各人皆驚起。）

李德珍 （撲前。）二哥，你回來了。

李定國 不要緊，不要緊，給流彈誤傷了，是輕傷。誰叫

你跑出去！（二黨人欲退。）

李蘇生（止二黨人。）勇士，謝謝你們救護小兒，事情怎

樣了？

黨人 反正了，我們完全勝利。我的工作未完，要走了

，你們好好調治這位同志，他傷了左手。（退。）

（外面革命軍整隊而過，鼓聲與步伐聲甚嚴壯，忽然

全軍高呼「革命成功萬歲」，李與國力躍而起，并呼「萬歲」向外走出，衆人止之不得。）

（幕閉。）

黃貴揭黨旗前導，領革命軍一隊，從幕外過，同時奏樂，唱黨歌，國歌，觀衆亦起立同唱。

（完）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香港

展覽會——四歲小畫家

靜思

五月二十六日，南京五洲公園將開個人繪畫展覽會，畫家爲年僅四歲的荆女士。女士名奧特華，兩歲就學畫，至今已有一百幅。小畫家的父母荆有麟金仲芸愛好文藝，故請當代名人爲其女兒題畫，林風眠有題「自然的表現」，蔡子民女公子題「別有天地」，林文錚「神嬰妙筆」，孫福熙「人身都有藝術的根苗，可惜不久枯槁了。不幸的，我常常被人稱爲藝術家，其實愈學愈壞，愈不能成其爲家。我欽慕小畫家奧特華」。

東歸隨筆

曾仲鳴

巴黎——里昂——馬賽

此路線由法京直到法國極南的海口，計約長八百六十三基羅邁當，比之中國，似京漢粵漢的路線。里昂爲法國的中心大城，商業繁盛，工廠林立，真像我國的漢口。

由中國來法，過地中海航線的，必至馬賽下船。由法國歸中國，取道地中海的，自然也要到馬賽上船了。

說到歸國，不管歸國後的情形如何，不管歸國後自己所抱的希望能達到與否，但是心裏總覺得快樂，遠離家鄉的遊子，往往有此種感想。住外國多年，雖然住慣了，起居飲食，倒也舒服便當，然而時時總覺得不是自己的家鄉，提起歸國，便忘記國中的擾亂局勢，也忘記國中的困苦情形，心中一定上下的亂跳，就想早早的動身。

簽證照，購船票，整理行裝，忙得利害，不知不覺已到動身的日期了。我們的述方斯(Sphinx)船，是十一月三十日開行的，我們決定前兩天離巴黎，我們還想在里昂停

留半天，和一二個知友告別。

十一月二十七日行李已經搬去了，屋子已經空了，即刻要離去巴黎了，不知幾時可以再來，心中忽又愀然，戀不已。英國的政客張伯倫說：「我愛巴黎，和愛情婦一般。」不，不，我愛巴黎，巴黎是我的朋友，巴黎是我的至親的朋友。唉！巴黎，我要離你了！我住在巴黎的時候，每於秋季，在森江傍岸散步，江畔垂柳，臨風搖曳，瘦枝颯波，恣態何等嫵媚呵！時或薄霧如紗，古禮拜堂昂立對岸，若隱若現，時或橋影倒映，黃葉片片，每從空際浮蕩而下，直墮水面。立下議院前，望康穀德場(Place de Concorde)，場中的埃及古碑，插入雲表，兩旁的噴水池，吐水數丈，因風飛散，幻爲煙雨。倚屠伊希園(Jardin d'Or Tuilleries)臺上的石欄，遠見凱旋門在落照掩映之下，似爲燦爛的彩雲所纏繞。康穀德場是路易十六斷頭的遺址

，凱旋門下有歐戰時法國的「無名英雄」(Soldats inconnus)的墳墓。前者為法國人民推翻專制的君主政體，而求得自由的紀念地。後者為法國人民抵抗德國的帝國主義，而保守自由的象徵處。法國人民最愛自由，法國人民常為爭自由而犧牲。可敬的法國人民！你們的歷史是光榮的，但願你們記着，你們愛自由，你們也要遵守你們的名哲的遺訓，而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巴黎！巴黎是世界革命的發源地，巴黎是壓迫的人民，驅暴主求解放的搖籃。巴黎！自由的巴黎！我又要離你了！我雖然離你，我的夢想中，還見着你的馬德林(Madeleine)，這種禮拜堂，像希臘的古廟，又偉壯，又嚴肅。我又見着你的魯佛(Louvre)，這座廢宮裏，藏了無數的古畫，我會時時徘徊觀閱而不忍去呢。我忘不了你的江邊舊書攤，攤旁立着白鬚紅額，披黑斗篷的老書賈，真非近代的人物。我也忘不了你的臨街的咖啡館，座上時還見着啣大煙斗的詩人，或留長髮結

蛺蝶式的黑領結的畫家。我愛巴黎，我尤愛巴黎的藝術，春秋季的沙龍(Salons)，聚集多少的名畫名彫刻！奧百夏(Opera)的歌曲，法蘭西戲院(Comédie Française)奧德恩

(Odeon)的新舊白話劇，旭佛爾(Oeuvre)亞特里耶(Ateliers)的新派戲劇，以及乎幾間姆西歌(Music-Hall)的跳舞，蒙麥德區(Montmartre)的歌場的諷刺曲，都使我觸起回想，觸起愉快的回想。

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們動身，留在巴黎的許多的親友，請我們在上海樓晚餐，飯後，又送我們到車站。我們本來不要他們到車站的，因為這條巴黎里昂馬賽的路線，我們走慣了，如今若是寂寞的上車，好像到南方去旅行一般，不久便可回來，與大家再聚。人生到困苦和悲傷的時候，往往想自己瞞騙自己，藉以安慰自己，他們都抱着「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的感念，一定要陪我們到車站。鳴……鳴……笛聲一鳴，我們匆匆的分別了！送行的白色巾影，遙遙還可望見，到此際，只恨車輪轉得太快，又恨眼力薄弱，望不見他們的形影！

二十八日早五時，我們抵里昂，入車站飯館休息。九時半，黃氏姊弟三人來看我們。在暑假以前，我們就聽說

國佑要回國，如今倒是我們比他先離法國，世間的事，真難預料呢！

我們到里昂的公園散步，樹間枯枝瘦削，落葉遍地，秋已深了！如此情景，在平時見着，已起無限愁緒，况又遇着我們即要分離的時候，使人心中更覺得難過，我們過公園後，我忽想起前幾日，春苔正由里昂回巴黎，他給我們看了許多他在里昂所畫的風景。我忽又想起春苔曾經給我們閱讀，里昂的一位女子寫給他的情書。這封情書意思婉轉，文筆亦幽雅，中有數句道：

「你離我之後，我在園裏拾得一隻傷了翼的小鳥，我細心飼養，小鳥時時對我啾啾而鳴！咳！小鳥！你只是兩翼微傷，哪知我的心，却受了重傷呢！」

可惜我們在里昂的時間太匆促，不然倒可以拜識這位多情的女子，並將春苔最近的消息告訴她，她定要感激我們無量呢！

下午四時半，我們又離里昂了！車出車站，俯聽江流潺潺，仰見山上的中法大學校舍，屹然臨空。前五年，我曾在那裏住過，薄暮時，我每徐步至山岡，看落日，遠山

戴雪，明滅天末，全城的屋瓦，一片渺茫，為斜照所染，遠近純帶胭脂色，虹江(Rhône)上，浮着斑斑的霞影，亦甚奇觀。如今，這些景物，還如舊麼？

夜十時，抵馬賽，住「大客棧」。馬賽為一大商埠，往來的旅客多，居民的種類亦甚複雜，騙子也不少。由遠東初到法境，一上岸，受了虧，必存着壞感想。實則法國人——在殖民地住過，和在殖民地居住的法國人除外——素性和藹，待人亦溫厚，商店貿易，也甚公道，對外國人，不敢欺負。只有對馬賽的商人，尤其在路中的走街販賣者，要加留意。不僅對於商人要留意，就是車夫關吏，以至乎碼頭的苦力，客棧的加孫(Garçon)，都是賊頭賊腦，鬼鬼祟祟的，其中壞人多，好人少。大概各國的大商埠，都有此地的情况，我國的上海，意大利的增呂(Gene)何嘗不如是呵。

未上船以前，最關心的有一事，最重要的有一物。關心的，是要看看天色，預測海上有無風浪，重要的，是要

購買海病藥 (Kofersills Seasick) 此外必需到水果店購水果，到百貨公司購帆布長椅，到剪髮所剪髮，無意中，和店主人或夥計或剪髮匠談起，一定問道：

「這幾天海上風浪平靜麼？」

不通氣的水果店女主人，很老實的答道：

「冬季的地中海，往往有大風浪，這也不算什麼奇事，今早又括大風，那便難講了！」

我聽罷，心中跳一跳，算了罷，只好預備暈船。

百貨公司的女店員，看看我，只是微笑。

剪髮匠一向是滑頭的，他看我是中國人，今日開的輪船，又是往遠東的，他的心裏明白，就答我道：

「照例呢，地中海一到冬季，常常有風浪，但是何嘗沒有例外。今日早上，雖然括了大風，今晚一定可以平靜的。」

人總是要向快樂方面着想，總是存着希望心，我記起前四年歸國，也是冬季，經過地中海，並沒有什麼大風浪，我便判定剪髮匠的話是對的，剪了髮出來，特別的多給他五方的賞錢。

我到藥店買海病藥時，藥師問道：

「先生，你今日搭船回中國麼？」

我答道：

「是的。」

藥師又說：

「走這樣的遠路，冬季的風浪又大，一盒的海病藥，那裏夠用，我勸你還是買兩盒罷。」

我記起前次歸國，過中國海時，風浪極大，我早早的服了兩粒海病藥，倒能起來，藥師的話也有道理，花了六十幾方，買了兩盒海病藥。心中暗祝一路回去，風平浪靜，這兩盒海病藥，能夠原封裝着不用，那就暢快呢。

○ ○ ○

法國船定例是下午四時開行，我們於一時半離客棧，二時到碼頭，搬行李上船。由客棧出發，在同一的公車中，有一法國人，戴眼鏡，身材高瘦，坐在我們的旁邊。我們的對面，有一面孔兇惡的英國婦人。公車將開時，走上一個英國人，坐在那個婦人的身旁，車夫對他很客氣，每說話，必鞠躬稱他爲「閣下」(Excellence)，大概是一個

公使了。法國雖然革命了百餘年，現今雖然是民主國，而社交上，卻異常官僚化。不用說在軍界當了連長，有了少尉的銜頭，自己就稱某某少尉，人家也稱他爲少尉先生。在學界任過校長的，人家一定稱他爲校長先生。充過教授的，人家一定稱他爲教授先生。就是在政界，做過司長或科長的，人家必定稱他爲司長先生，或科長先生。就是做過一日的總長，終生都尊作總長先生。此外遇着皇帝稱陛下，稱主上，遇着太子稱殿下，遇着總長或公使，稱閣下，更是常事了。公車中的幾個旅客，後來在船上都遇見。但是我心中想想，那個婦人，何必如此兇惡，又沒有什麼人得罪她。大抵英國婦女的态度，多驕傲負氣，有時更兇惡可怕，不過她們的好處，都帶嚴正大方的舉止。法國婦女的态度，多溫柔和藹，有時更嬌媚可親，不過她們的壞處，卻染妖怪粗俗的邪氣。

○ ○ ○
上了船，我們的十四號房間找到，怕晚間有風浪，我們把行李排列好，將隨時應用的衣服，和隨時要看的書籍，都取出，或放在床畔，或置在櫃中。一切佈置就緒，我

們到船面去，碰見幾個同路回國的中國同學，其中四位——李文祥君，古文捷君，劉爲濤君，袁攬英君——是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都已學成歸國，他們均在法國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且獲得最高的學位。學位是虛偽的，實在不可靠，留學生的學位，有許多是騙來的。不過他們這幾位，對於學理，既有深造。對於經驗，亦有心得，不能和別的留學生只視學位爲學問的，可以同日而語。關於這一點，我曾爲誠實的觀察，絕不是應酬的恭維，只怕他們回國後，要繼續研究科學的，沒有試驗室，要創辦實業的，沒有適當機會，或安靜的地方，一定很失望呢。中法大學創辦的時候，上了法國人的當，花了許多錢，替法國的里昂大學，修理一所校舍，只有九年的租借約，空有一個「中法大學」的名義，實際上只是一間寄宿舍。每年，中國付了幾十萬的津貼費，校中一切的行政權，都握在法國人的手中，對於學生的學業，往往加以無謂的干涉，有時加以無理的威嚇。在法國人的心理中，哪裏是要發展什麼中法教育，不過他們知道現在的中國青年不容易誘騙，不肯爲他們盡力，所以改變向來的粗猛的殖民地政策，而取「

文化侵略」的新方法，哪曉得我們中國的文人，閉着眼，處處受欺，還不覺悟。不然，我們看看法國在意大利設立的藝術院，在希臘設立的古學院，何嘗不是全歸法國人的管轄，意大利和希臘的政府那裏敢來干涉，而我們的中法大學，表面上，是歸中法協會管理，實際上，是和法國的外交部及殖民部所建立的學校一般。這種觀察，不是憑空造出，是我親身在中法大學管理多年，由經驗而得到的，不僅我一人有此感想，凡是與中法大學有關係的人們，都有如此感想。還好中法大學的學生，大多數都肯爭氣，不管法國人如何麻煩，如何阻礙，他們總是努力求學，成績極為可觀。

○ ○ ○

述方斯船是法國郵船公司 (Messageries maritimes) 的 A 等郵船。法國郵船走遠東的，分 A B 兩等，大郵船歸 A 等，小郵船歸 B 等。述方斯長一百五十碼又八十五生丁碼，闊十八碼又五十六生丁碼，排水量為一萬五千二十五噸，前兩年，只在地中海各埠航行，去年因保陸加 (Paul Le Gall) 船在馬賽焚燒了，所以派述方斯船來代替。

此船在歐戰中，及歐戰初停後，曾走過遠東的航線，每二十四小時約可行三百三十海里，本來是地中海中的「游歷船」，所以頭等艙位特別的多，二等和三等艙位比較少的。

馬賽——波賽——蘇夷士

——計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

三點四十五分鐘，船上的鈴，叮噠的作響，汽笛也嗚嗚的亂叫，送客的下船，大家的心中，都極紛紛。我們雖然是歸國，對着這種情況，想着留在巴黎的許多親友，頓生離感。雖然沒有人在岸邊搖手相送，也不望這船就起錨……四點鐘響了！船應該開行了！貨沒有裝好，在船上的旅客，和在岸邊的送行者，遙遙相看，大家得此意外的留戀，均有「惜此須臾景」的感想。在我身旁的一個中國同學，暗指一個女子笑道：

「那位太太哭了！」

在馬賽接船的快樂，和送客的苦况，我都嘗過。接船時，聽着汽笛的聲音，何等歡悅，送客時，最怕聽的，是

汽笛，嗚嗚的音響，極爲悲慘，簡直要裂破人的心。

五點鐘，船開行了！漸漸的離岸遠了，兩點鐘後，就望不見馬賽的城市了！我平日厭惡馬賽，到如今有些捨不得，拚命的回首，想巴黎的親友們，一定在那裏說：

「這時候他們已經離馬賽好遠了！」

○ ○ ○ ○ ○

一般船客中，法國人居多數，去安南的法國人，更居多數，幾佔全船旅客百分之八十，個個是「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法國人去安南的，除了最少的游歷家和小說家外，大抵可分三種，一爲軍官，二爲官吏，三爲商人。他們不是去殖民地防備「安南的奴隸」的反叛，或去那裏替法國行暴政，抽苛稅，就是想在安南的人民身上，去剝削。總而言之，都是壞東西，沒良心的小人。前三年，我們在恩志（Angers）船上，和船上的醫生談話，問他爲什麼，船上的旅客多是無知識的法國人，他說：

「設使不是在法國極無生息的人們，誰肯離家鄉，到殖民地去。」

那些人到了安南，騙錢作惡，欺凌安南人，欺凌慣了

，物質上的享受，也享受夠了，所以個個都養得和豬一樣。』

這是法國人對一般往安南或住在安南的法國人的批評，倒也公道，倒也確實。

○ ○ ○ ○ ○

我們對許多不認識的船客，不想去認識他們，更不想去記憶他們的姓名，開船兩日，便就目中所見到的，隨時加他們以綽號。碰見禿頂的，就叫他做禿頭，再碰見第二個禿頂的，就叫他做和尚，再碰見第三個禿頂的，只好稱他做禿奴了。

一個太太，餐餐食番薯，她的兩腿也粗大如番薯，她的飯桌，排在我們的桌旁，時時談起她，就叫她做「番薯太太」。

一個闊臉奇狀的女人，得了「豬頭」的名稱。

一個老頭子在我們的房旁，時時打字，討厭之至，所以叫他做「打字機」。

一個鬍子，又高又大，記起法國的童話，有藍鬍子吃老婆的故事，便稱他爲「藍鬍子」。

同桌的俄人，只懂幾句法國話，他見一個瘦婦走進餐堂，他忽問我道：

「抽牙的東西，法國話叫做什麼？」

我說：

「叫做 Cure-dents (牙籤)。」

他說：

「你看那個瘦婦的兩腿，真像一對牙籤。」

一個法國人同他的太太，好像是安南人的，或同在船面下棋；聽留聲機，或同倚欄畔，呢呢私語。我記起前次在波多斯 (Porthos) 船上，有一個自稱陸軍上校的法國人，也帶了一個安南太太，他總不許她到飯廳食飯或至船面散步，我們極為憤怒。常常說道：「呸，你既然自己以為是高等的白種民族，又何必和你的『奴隸』結婚，既結了婚，又何苦整天把她關在房中呢。」我見這一對夫婦，如此親密，我因對君璧說：

「這個法國人，倒還照顧她的安南太太。」

君璧搖頭道：

「恐怕她不是安南人呢。」

過了幾日，君璧和她談起來，果然被君璧猜着了，她是日本人。

是啊，她是現今世界上最富強的「大日本帝國」的國民，當然可以同她的「白種丈夫」並肩散步！

傍晚的落日，尙在海涯，紅如洋柿，波光似血，一望無際，天上的霞片亦朵朵如桃花，隨風浮漾。

君璧望見，叫道：「好風景！好風景！」急急的取出畫布，展開畫盒，畫了一小幅的落照圖。

鬚子的太太在船面散步，鬚子在後面追着，我對君璧說：

「藍鬚子要吃他的老婆了。」

沙哥是日本婆的兒子，他的父親是法國的小軍官。今早，他又到我們的房裏來，我問他：

「沙哥，你愛你的母親麼？」

沙哥答：

「我愛我的母親。」

「你愛你的母親呢，還是愛朱古力？」

「朱古力。」

朝雲萬態幻樓檣，

微霧天邊漸漸開。

三兩明帆隨日出，

偶纏霞片逐波來。

這是千九百二十五年一月三日，我回國時，在地中海
書所見的絕句。此次渡地中海，卻還沒有望見帆影。

倚欄遠眺，一彎微月，幾點寒星，隔室忽起琴聲，音

響抑揚，這是俄人的瑞士太太所奏的。琴聲雜着風聲波聲

，景象蕭瑟，不可久留，只得歸至房中，離愁萬端，憶及

前數年到海邊避暑，將離去的前一日，晚望有感，曾詠一

詩：

煙裏斜陽戀小樓，

西風落葉耐人愁。

年年飄泊歸何處？

如此江山又暮秋！

至今重誦此詩，依舊流落天涯，能不愴然！

十二月四日晨，微有風浪，下午五時，到波賽。我過

此數次，均可穿單衣，此回上岸，要穿夾衣，殊出意外。

前從大船到波賽。不靠岸，須由小艇渡過，每每渡至半途

，舟人停舟索渡資，若不足他們的要求，必叉手不動，

極為可惡。此回船仍不靠岸，但船與岸之間，駕有浮橋，

隨意來往，人人稱便。

波賽是進蘇夷士運河必經的商埠，居民八萬，中有一

萬五千是歐人，街上有各種商店，日本的象牙彫刻，中國

的繡品，法國的化妝品為最多。每間商店前，必有人高呼

「請先生進來罷！內中有好貨物呢！」「進去看看，不買也

無妨。」請到這裏來罷，我們這裏的貨品，是最廉價的。

「進去儘可以進去，買東西時，倒要留心。他們口口聲聲

說言不二價，實則若是老老實實的照他們的索價給錢，那

就大上當了。

波賽有各種宗教的寺廟及禮拜堂。由波賽坐火車，可以到克羅(Le Caire)參觀埃及京城，和世界著名的金字塔，遊後仍可趕至蘇夷士上船。

飯後，有一亞刺伯人上船，在煙室前變戲法。此人每次有船到波賽，必來演技，他以食指向一旅客的鼻端一點，就生下一雞子，將雞子在地一打，便有一雞在案前來去，啄啄不已。轉瞬間，此雞雞又已不見了，他對另一旅客說：

「摸摸你的衣袋。」

果然那隻雞雞已在旅客的衣袋中，旅客將雞雞取出，大家嘩然大笑。

晚九時，舟進蘇夷士運河，記得千九百二十六年六月七日，附恩志船過蘇夷士運河時，正在夏季，酷暑逼人，兩岸的風沙吹來，炎風如火焰，熱沙如火星，船旁鐵欄，紅如炮烙，人人似坐炭爐中一般。此時，幸是冬候，天氣溫和，清風徐來，我們還可以立在船樓閒望，有時見駝

慢慢的行過，有時見一排火車，沿岸飛去。前幾年過此，會詠一絕句：

沈沈暮靄遠天青，

波動漁舟響晚鈴。

一片平沙如浩海，

兩三野火似寒星。

今者重來，風景不殊，然而歲月如逝，忽又數載，人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真似一夢。當幼少的時候，往往不知時光之可貴，一至中年，回憶兒時舊事，細溫一遍，覺得極有意思。然而種種快樂，已成過去，不能再尋。更視前途茫茫，百無所成，學問亦無寸進，思之，何勝感慨。

蘇夷士舊為亞刺伯城，在紅海的北方，自運河開鑿後，成為歐亞航行的要地，有三萬九千居民，並有七座回教寺。由地中海初入運河時，有雷賽(Ferdinand de Lesseps)，銅像昂立岸畔。雷賽係首先建議開鑿運河的工程師，當他發表此意見時，人人譏笑，他絕不肯變改初志，四方奔

走陳說，卒得集資開工，而運河亦於千八百六十九年築成。古語說：「有志事竟成」，所以天下無難事，只怕不肯做，不怕不能成呢。

因見雷賽銅像，便記起雷賽的父親的一段軼事。

雷賽的父親居埃及甚久，深得國王的知遇，國王聘他為太子的師傅。他教導極嚴，過了幾個月，太子的學業大進，但他見國王鬱鬱不樂，他請國王實以相告，國王對他說：

「我將太子交與你時，曾把他稱過，前幾日，我又把

他稱一稱，他在你身邊讀書纔有幾個月，他的體重，已經了三基羅格蘭姆。」

雷賽的父親正色答道：

「國王，我不知道你將太子交我時，原來只是要我把他養肥呢。」

法諺說：「那樣的父親，生那樣的兒子……」

近代的學者，同時注意兒童的遺傳與環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遺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環境。兒童秉有父母的好遺傳，又得好環境的教育，一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九個是會成為好人的。

當此春日請讀

孫福熙先生所著小說

春城

(實價四角)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元慶紀念室筆記

欽文

前 附

把同陶氏底特殊個性有密切關係的他底生活寫成逸事，把遺作底背景和經歷逐幅記錄下來，使得以後研究他底藝術的容易瞭解；這是我早就有了的計劃。

因為自己忙於找生活，又為作者底死的悲感所襲擊，精神上的創傷不會恢復，對於不堪回首的往事，沒有細味的勇氣；所以老是不能實行。去年曾於文字上說到實行寫作，原期藉以督促自勵。如今一九三一年已整個過去，所留成績無幾。世界潮流益急，看來日後更少從事這個的機會了。精神上的感傷自當強忍勉耐，以為與其空洞廣泛計劃，不如縮小範圍使得實現。我總得利用偶然獲着的餘暇，來了結這心願。在這裏，打算先把遺作底背景和經歷逐幅記下，並且側重於實事的解述。這一點，希望君甸兄加以補充和改正；對於這位「大小姐」的作者，慣被呼作「泉」的「Y

頭」的君甸兄，有些地方實在比「當差」的我清楚得多。

「人生是寂寞的路，藝術家要在這寂寞的路上播下些花卉。」這是作者常說的話。其實，他這些遺作，並非只堪供欣賞的花卉，對於寂寞路上的後進者，也是鼓勵前進尋找光明的濃烈的興奮劑，更其是可以調製成鮮明的引路牌的厚實的原料。我們底悲哀是竟還沒有來欣賞來利用這個的工夫；但我相信這時候是總會到來的！

一九三二年春。

車 窗 外

陶氏遺作中顯明有着動的感覺的，首推處處聞啼鳥，若有其事，巖上舞和車窗外這四幅。其中以車窗外為最難

得。處處聞啼鳥和若有其事都應用未來派底延長時間的方式，就是畫上許多隻腳，許多條尾巴，形成動態；是用可以設計的條理構成的。巔上舞由幾個人底舞蹈姿勢和錯置形成動態，也可以設計構成。這三幅都受許多未來派底影響。車窗外於一九二四年在北平畫成，當時作者對於未來派底理論尙未加以注意，題材由於偶然間一刹那捉住的印象，動態由於直覺，是於火車行動時向車窗外一瞥的情形，曾名津浦道上。由此可見作者底感覺敏捷而且體味得精細，也可見他是處處都在留意的了。

車窗外底產生可謂「可致不可求」，作者對於早年的作品常常發見不滿意的地方，對於這一幅却一向無疑地重視，裝在厚邊的鏡框子裏，時常捧着細細地欣賞。

幅面高三英寸五分，闊三英寸一分。題材以兩棵樹和一條這樹所在的大路為主，遠景是幾所小屋。樹和路都用柔軟的粗綫條構成輪廓，遠景中間一屋底輪廓也由綫條構成，不過較細較硬。綫條青黑色，樹和路都赭紅，遠景有紫有綠，天空只一小部分。

輪廓和色彩都單純，路和屋，左前同右後斜勢形成平

衡，由樹統一全幅，由樹底色彩調和「對照」；動態也以樹為主要表現，以遠景底中間的一屋作補充。

一見如速寫，即無動態也很完美。但這幅底特色實是無形的動態。

小小幅面，充分表現着順熟的技巧和熱烈的情感。目前社會底動態實在需要這樣的表露。

一九三二年一八夜。

大紅袍

陶氏最先為文藝書籍作的書面畫是苦悶，用在魯迅先生譯的廚川白村氏底苦悶的象徵。用作了書面畫的最早作的却是大紅袍。作苦悶的動機是因為魯迅先生譯了苦悶的象徵託他作書面。大紅袍並非為着故鄉，是相互利用的；當時故鄉需要書面畫，大紅袍需要印刷。大紅袍底印刷在故鄉本書付印以前，因陶氏在台州教書，學生畢業了，要有紀念品。故鄉書面比本書早半年付印，原為着這附帶添印的兩百張。

大紅袍早經許多國底美學者認作完美的傑作，作者自

已也始終認爲最得意的作品。這於一九二四年在北平作成，構圖和大致的色彩都是在晚上畫成的。在作這畫的前幾天，作者常談起舊劇中戴着烏紗帽穿着大紅袍的一種情調，說是對照非常強烈，也富元始的趣味。那天記者爲着順應他這興感，趁空陪他回到天橋去玩，故意跑進小劇場裏去，看了戴着烏紗帽穿着大紅袍的人物。當時同住在會館裏，自己燒飯；這一天隨便在外面喫了些東西算作晚餐，回寓時已經很晚，不久就睡。睡了兩三個鐘頭以後他獨自起來，直到天亮，就作成了這大紅袍。作者有時日間也常躺在牀上，但連晚上也是很少睡熟的時候的，那天大概一夜未曾睡熟過。究竟睡熟過沒有，記者不會問他過，問他也無用，他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

記者同作者在北平跑進小劇場先後只這一次，天橋也不過去，以前也並不常去看舊劇，烏紗帽和大紅袍的印象實在還是幼小的時候得到的。在大紅袍，除掉烏紗帽和大紅袍的印象，實在還有個重要的原素，就是由幼小的時候所感受，紹興戲中吊死鬼底印象。在紹興演木蓮救母記或什麼大戲，半夜前後必有吊死鬼出臺，是女人底打扮的，

披髮，青衣，紅的長背心。圓黑眼睛，紅嘴唇，神情很是緊張。這一點表露在人形的臉上仰面的情態。「那樣的吊死鬼有着一種很強烈的神妙的美感，」這是作者常在閒談中提及的。

全幅高九英寸七分，闊六英寸四分。畫面由粗黑直綫構成長方形的框子，高八英寸一分，闊六英寸一分。主要的表現在人形的嘴眼鼻和仰面的神情，舞劍的姿態也很得力。上下以地面的一個尖凸同人形的頭臉平衡，左右以劍同下垂的衣袖平衡。色彩以大紅的袍子同黑的地面作成強烈的對照，以青色的袍子底鑲邊作中間色彩，形成調和。紅色的字的簽名，地位是左右平衡的補充，色彩是幫助紅同黑的調和的。人形穿着的靴底底特別厚，這在地面破壞了大塊的黑底呆板，在人形免除了頭重腳輕擺不穩的感覺。

雖在一個晚上畫就，細小部分的修飾，曾費許多時日。劍底長短和地面幾小塊空白底留露，都很費心意斟酌過。人形的臉相飽蓄着帶着苦悶的奮發的氣概，劍是力底表現。小塊的空白幫助厚底靴破壞大塊黑地面底呆板，同時

調和厚底靴同地面底連接。

大紅袍底衣襟是反的。這是圖案，固然不妨「便化」。這樣也是作者常有的表現，只求適合，不顧一般常則。在這裏，且不說作者有反傳統的精神，總得說作者是不傳統的了。

全畫苦悶有力的情調，色彩鮮明，對照強烈，莊嚴，大方，調和，統一，挺秀，也偉大。以學理評論，可謂毫無缺憾。苦悶有力是作者人格的象徵，美麗挺秀是作者個性的表現。題材和作意都由於大眾底的戲劇，適合大眾底意識，故能使大眾領悟，為大眾所讚賞。

苦悶的象徵的書面初版只用紅的單色印成，大紅袍實在作了最先多色印行的書面畫。初版故鄉底書面的大紅袍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成，石印，共六色。色彩相差無幾，惜因縮影時工人為着符合書本的大小，把原畫放低了點，弄得比例不正確，臉面太扁了。再版時由北京京華印刷局承印，特別注意縮小底比例，結果形狀很好，可是紅色太淡而鮮明，失却了莊嚴的氣分不少。三版以後由北新書

局在上海辦理，雖曾多方鄭重交涉，結果形和色都不符，到了故鄉五版，弄得一場糊塗了。

一九二八年作者在上海親自監督，把大紅袍用三色版印成明信片，形和色都較正確，只是縮得大小，也覺失却了莊嚴的氣分不少。同年下半年作者在西湖國立藝術院教書，因該院組織藝術運動社，必須按時繳去大幅的作品，作者就把大紅袍從原畫按照比例放大，高及丈餘，因眼珠左右輪轉容易，上下輪轉困難的視覺錯誤的關係，放大以後雖照比例絲毫不差，看去總覺得不對了。終於沒有畫成功，擱在俞樓。後來開西湖博覽會，俞樓無空地可放，隨便剪下擱置。到了作者去世以後去搜集，已經破壞不堪了。

大紅袍如今沒有正確的印刷品。

一九三二年一九午。

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

幅面高六英寸五分，闊八英寸。題材以一個勞動男子負着重物走向一所小屋，一個孩子迎上去，那負着重物的

男子俯下着頭招呼；另一個較小的孩子伸展着兩手，作想追趕上去的姿勢，由一個跨在門口的婦人彎着腰身扶着爲主體。以另一所屋和那屋圍牆底一角爲背景。天空灰暗，燈光不顯，由一角射來稀薄的月光，形成慘澹的情調。畫面既暗，人物底臉相都不明顯；但那矮小的屋被月光映得很清楚。幾乎上通屋頂開着的門，以那彎着腰身跨在門口的婦人爲比例，那男子是要俯倒了頭才可以進出的。那男子底疲倦狀態，兩個小孩子底高興情形，和那婦人關心小孩的神情也都顯得很清楚。這容易使人感想到：

- 一，到了這樣晚的時候父親才能負着米回家；
- 二，子女和妻是在這樣等候他底回來；
- 三，他是這樣爲着妻和子女在勞動。

於艱難的困苦中在這樣勉強維持渠們底生活，小孩子是天真活潑的，這使人更加感動。同時圍牆那邊映着紅屋頂的高大的房屋，使人不由地聯想到人間苦樂底不平均。

門前置一路燈，這在破壞圍牆大塊灰白底呆板，調和屋頂底紅色地面底灰暗，也是利用燈光底明度來表明時候的。兩個好像劃分路界的木椿和鉛色的簽名，是破壞地面

底呆板和支持左右底平衡的。

作者對於飢餓階級底意識很多瞭解，許多喫施粥的底臉相，漁船上蓬首垢面的漁婦，和只有一個銅子買得花生米喫時的小孩子底神情，時常不能忘懷地反覆談說。這實在因爲作者自身對於這些有着許多共通的實感。固然作者老是孤寂在另一境地，物質的享受很薄；而且感覺銳敏，欲望很多，常在得不到所隔念着的苦悶中。

因爲是慘澹的情調，每次展覽陳列，作者必把這一幅掛在較暗較高的地方，以爲這樣才適合；這一點作者很注意。配置的確是藝術手段底一種，這畫底鏡框子是黑色闊邊的，這在作者也是認爲不能改變的。雖然掛在較暗較高的地位，每次展覽總爲許多人特別注意，可謂有目共賞。這的確很富普遍性，一般人都容易領悟，容易感動，但作者自己並不認作得意的傑作。人家重視這一幅，在他是反而感到失望的，因爲由此可見一般人實在不會瞭解他底藝術。

這於一九二四年北平作成。雖然他底作品是粉畫還是水彩畫一向無從嚴格區別，幾乎每幅水彩畫上都有着些粉

這一幅却不妨說是色粉畫，大致全由五色粉筆畫成，雖然許多地方用着鉛筆。

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者同陶氏接洽，打算把他底作品逐幅發表。陶氏已同意。因為小說月報編者要求首先發表這幅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作者以為這不是他底代表作品，不該首先發表，因以中止原定的計劃。

或者以為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確是很好的「問題藝術」，作者不重視這一幅，就是不重視「問題藝術」。其實不然；要是作者不重視「問題藝術」，怎會作成這畫呢？他對於創作非常慎重，決無偶然隨便玩弄成功之理；這樣的作品，也決不是能夠偶然玩弄成功的。這雖為許多人所讚賞，但在他底全體作品中實在佔不到重要的位子，因為比較起來，這無非是個小品。作者底個性，外表好像溫柔，內性實在非常強烈。他滿懷着熱烈的情感，要用他底天才發洩他底強大的苦悶，要有強大的刺激才能打動他底情趣。論深刻，論濃厚，論氣勢底強盛，委實他有其他更富意義的作品。偏重讚賞這一幅，這在他是不認識不瞭解的表示，無怪他要感到無聊了。

十九夜。

賣輕氣球者

除出放大的大紅袍，陶氏底作品中，幅面要算這一幅是最大的了；但也不過高二十六英寸一分，闊十九英寸五分。這是比較純粹的水彩畫。作者從沒畫過這樣大幅面的油畫，因為他沒有這種顏料和畫布。一九二七年夏，作者帶着他底畫具從上海來到杭州找生活。初寓城站旅館，後遷湖濱清泰旅館。房間是在後面的最小的幾間中底一間，一門一窗開在同一方面，晚上熱得睡不熟。記者患着空前的疲勞，病在他隔壁同樣的一間。賣輕氣球者就在這小房間裏，茶房旅客底「熱殺得來」的呼喊中作成。

找生活，記者自己是夠低能的了，作者底生活却常須由記者同道進行。當時「以黨治國」開始得不久，作者打算在學校裏佔個位子。由記者託人的結果，只是說他連彷彿書面上底太陽也畫不圓。「真有趣，竟還有人以為我連用兩腳規的聰明也沒有的人！」作者這些話就是捏着畫這賣輕氣球者的畫筆說的。

主體的人形大部分都是綠色，好像由三條青瓜湊合成

功。這大概是因為炎熱需要清涼的表現。這樣高大的身軀，只是擎着兩個小小的輕氣球在出賣，所以，無論兩隻腳站着的样子，兩條手臂盤着的姿態，和嘴巴咬着煙斗面上的神情，都顯得「滿不在乎」。這滿不在乎的表露，暗藏着濃的不得已和無可奈何。

但是作者把這個裝飾起來了：兩個輕氣球固然畫得滿含愉快在活潑地跳躍；草地飽和着溫和柔軟，路旁又有盆花的點綴，遠景還有朱紅的欄杆的襯映。整幅一見是個輕快愉快的情調，這可謂是反面的「苦悶的象徵」；因為苦悶，所以創造出輕快愉快的情調來欣賞，原是有點所謂畫餅充飢的。可是那滿不在乎的意態，總是掩不住由於下意識所暗示的苦悶的動機的。

主體的人用這樣好像三個青瓜的構成，可謂特創表現底一格。帽子缺少一角，卻很自然，可謂構圖膽大得法。三盆的花木都歪擺；陶氏底作品中從沒有正面平放的東西，重心都很正確，這畫幅面較大，容易看清楚罷了。

這畫作成後約半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者已易人，由主編葉君商同作者印載這畫，由作者親自校對。葉

君鄭重同印刷部約定，必須把色彩弄正確。連做數次三色版，小說月報上終於只用單色印行，因為輕氣球底顏色弄不正確，一差就失掉了輕浮飄蕩的情態。後來印成明信片，也因為這個緣故用單色。

所裝鏡框子底邊本來全是金黃色的，後由作者自己把中間用油畫額料塗白一層。

二十晚。

新 婦

作者自己早已不再把這幅歸在正式的作品中，因為顏色已有點變壞，而且以為不見得老鍊。但在作者初期的作品中，實也是重要的一幅，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有值得記述的地方。

幅面高十英寸，闊八英寸一分，一九二四年在北平作成。剛作成時臉頰上底兩塊紅要深，背景也還要藍點，綠色的衣服很油潤。是油畫，大概因為畫在由馬糞紙背厚的紙板上的緣故，過得兩三星期就整幅顯得乾燥。又因白的顏料不好，而且會館底房屋只有單面窗，磚地，潮溼，過

得半年尚整幅都退淡了點。可是只要剛畫成時不會看到，仍然可以看得很滿意。

題材是個二十來歲的農婦，照作者自己說，是出嫁以後第一次回到娘家說着「媽！我回來了！」時的神情。臉上胖得擠滿着肥肉，連眼睛也被豐滿的肥肉擠小了。笑着小嘴巴，彎下着眉毛，充滿着又高興又怕羞也親暱的情態，是天真樸素的趣味底表現。

綠色的服顯得很鬆軟，一見可知是絲絨，狀物的技巧是夠順熟的了。臉形橫闊，小嘴巴上面底鼻子圓滑，眉毛彎下得將把眼角包圍，一大段項頸由不整齊的領口露出，形成一種很濃厚的自然的健康的美感。

一九二四年以前的一時，對於女性的美感，雖然已由「三寸金蓮」而天足，但總重視細皮百肉和玲瓏窈窕。作者不畫那種女性底模型，早就注意到了這樣農家底新婦，

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二十夜。

錯來的扇

熙

玉老先生專誠到西湖來訪，手裏提了一個古董大瓷瓶，是在西湖邊買來的，拏來做送禮。他當天就走了。我們在瓶中澆水，插了花枝。

許多天以後，我自己換花瓶中的水，倒出來的時候，瓶中有一點聲音，但花瓶太大了，倒動很不容易。倒了出來，裏面一把摺扇，扇上的紙質已經霉爛了，但還可以看出兩行字，這兩行字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景致在杭州」。

這不是玉老先生之物無疑，但我不知道這花瓶是哪一家古董店買來的。

加利露娜 (續)

漪萍譯

「良辰美景奈何天！」奧內夫吞嚥嘆賞的沉吟起來；
「是否能夠好景常存，抑或只在今朝歡迎我才有的呢？」

當他見了浩斯涅素夫底面孔，從他眼眉之下看來，畏怯地摩擦着他的鬚鬚，他以為會受到冷酷而似乎公事忙的招待的。起初，浩斯涅素夫繃攏了他的眉毛，不知何以應先士脫道的資格，招待這位青年與及他的統計學；但是後來經過了什麼是統計的應用物件，和怎樣搜集他們的解釋以後，浩斯涅素夫纔愉快地微笑着，童稚似的看他的記事簿。當天晚上，奧內夫竟然和浩斯涅素夫一同晚餐，而且爲了醇烈的家釀的酒，迅速地變成愉快異常，一面他看了這位新交底沉靜的面孔和懶慢的動作，大家都感覺到充分的甜蜜；催眠的慵意，令到人們都想臥下，舒息，和微笑；偶然他的新交自然地望他一下，或者問及他的父母是否存在，每月收入的狀況和他是否常到影畫院……。

奧內夫撤消了他旅行週圍，郊會，漁獵會，或整隊參

觀至尊的馬法聖母院領取珠包；他取消了熱烈的，無期的，典型的俄羅斯式的辯論，那兒辯論者放聲亂說，有時提起拳頭搥桌子幾下，誤會了和截斷了大家的言論，不自覺的在每一段的言論自己反對自己，繼續改變事論目，經過兩三小時之後，於是乎笑了起來說道。

「最好知道我們討論什麼！開首是這一樣的，結果又是另一樣的！」

「你還記得那醫生和你與我騎馬到式斯吐姆麼？」當着奧內夫矮林的時候，他對加利露娜說，「在那兒有一個衰老的人碰見我們；死給了他五個北比，他跳了三次筋斗，把牠投入麥場去。這是多麼好的天氣呀！我忘記了這麼一大批的記憶了，如果能夠把它們集合一堆，差不多可以積起金片整整成批的！我不明瞭怎樣的聰明而自覺的人聚在彼得堡和莫司科而不到這裏。難道有更多的真理和自由在捏夫斯基，在這大而潮濕的屋子過於這裏麼？真的，藝

術家，科學家，新聞主筆的意識，一齊聚集生活備配的房間中，照我看來似乎是一種錯誤。」

由矮林走二十步，有一條細小而狹長的橋橫過路上，橋之角放有石柱，那常常是浩斯諷素夫和他的客人晚上散步的地方。在這裏那些人喜歡的，可以摹倣樹林的回響，而又可以看見路途漸漸復入那黑暗的森林裏面。

「哦，這兒就是橋了！」奧內夫說，「請你回去吧。」

加利露娜站住了，深深呼了一口氣。

「我們坐一坐也好。」她說，一面坐在一塊石頭上。「他們在首途一個旅行之前，在他們告別的時候，常是坐在那裏的。」

奧內夫放下了一束書本在她的傍邊繼續談了下去，她因為走路喘息不止，而且望着，並不是向着奧內夫方面，而是向着遠處的距離，所以他看不見她的面部。

「如果我們相交十載，我們又當怎樣呢？」他說，「我們變成什麼樣子？你自然是一個家庭中之可敬愛的母親，而我呢會成爲一個一部份重要的對於人們沒有多大用處的統計學者。……我們將來碰見會想起今日，……現在我們

是認識目前的；牠吸取和鼓勵着我們，可是到了我們將來碰見的時候，也許不會記取今日，或今日！或者這一個年頭我們最後一次在橋頭相會的。你會改變了吧？或者……告訴我！你有什麼的差異呢？」

加利露娜站起來，轉過她的面向着他。

「什麼？」

「我剛纔正在問問你……。」

「恕我，我剛纔並不聽見你說什麼呢！」

奧內夫祇在加利露娜的轉身。她的面色蒼白，呼吸急速，她底呼吸的顫動影響及她的手，唇和頭，額上的蓬髮不像往昔一樣了，牠鬆開了而且落在額前……顯然地她避免了他望着她底面部的視線，和掣馴着的她的情感，一時摩她的額，似乎牠障礙她的頸，一時又推一推她的紅頸巾從一肩到一邊肩膀。

「我很怕你冷着了！」奧內夫說，「在霧中坐着似乎不大適合，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加利露娜默默地坐着。

「什麼呢？」奧內夫微微地笑問着，「你默然地坐着竟

不答覆。你苦痛什麼，你不是生了毛病吧？」

加利露娜壓着她的手掌幾乎觸及奧內夫之面頰，猝然的又鬆開牠，

「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她沉吟着，她的面色顯得異常痛苦，「呵，可怕啊！」

「怎樣可怕呢？」奧內夫問着，他聳着肩然而釋不了他的驚疑。「你說什麼？」

仍然是呼吸得很痛苦而且抽搐她的肩膀，加利露娜轉背着他，望着天空有半分鐘，她說，

「我有點話定要和你說，奧內夫……，」

「我聽着。」

「你或者以為是奇怪的……你會詫異，但我不顧得了……」

奧內夫再聳一次的肩膀，準備着聽她說什麼。

「你知道……。」加利露娜開首說，俯低了她的頭，摩着她頸巾上的球穗。「你知道……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你會覺得奇怪的……而且很呆笨，但我……再不能久點忍耐了。」

加利露娜的聲音越說越小，竟然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忽然把話也截斷了流起淚來了。她用手巾掩蓋了面孔，比以前灣俯得更利害，而且哭得傷心地。奧內夫糊亂的清了清喉嚨，面色是似乎全沒希望的一樣，這證明了不知道要什麼才好或做什麼才好。他看見了眼淚全然沒了辦法，他也覺得眼角上酸痛起來。

「啊啊！再有什麼！」他絕望地喃喃着。「加利露娜姑娘，你為什麼呢，告訴我啊？親愛的姑娘，你是……你是生病麼？哦，有人觸犯着你吧？告訴我，也許，我能夠，就這樣的說吧！我……幫助……你……」

他爲了要安慰她，勇敢地從她的面提起她的手，她不見帶淚笑了起來。

「我……我……愛你啊！」

這句話是這麼的簡單而且尋常，通行於尋常人類的會話，然而奧內夫懷惱極了，由加利露娜身旁轉身站了起來，而他所痛苦的跟着恐怖來了。

那憂愁，溫暖而傷感的感覺由彼別而生的，和我釀的醇酒都突然間消失了：代之而興的却是一種尖銳透的不愉

快的感覺。他覺得有一種內心的感情激發，他疑問地向着加利露娜注目，而現在宣言對他戀愛的她，已經撤盡足以增加女人消魂的美點，她對於他似乎是一樣的短，淺而更尋常的心的。

「這是什麼意思？」他恐怖地想着，「但是我……究竟我愛不愛她，都成問題呀！」

她的呼吸容易而且自由了起來，現在最困苦艱難的却是說話。她也站了起來，而且直直的望着奧內夫的面，她開始談着話迅速地，溫和地面且是規則地的。

當一個人忽然間受了突如其來的打擊，他是不能夠記得以後跟着同來的逼近他的不幸之結局的，所以，奧內夫完全不記得她所說的句語。他祇能收得她說了些什麼的意思，和她的說話喚醒了他。他記得她聲音，似乎是窒塞而且囁嚅地的，又似乎是絕了音樂的和經過她的樂音調協的。笑着叫着帶着淚珠痕淚跡掛在眼梢，她告他，在他們新相識的第一日，他就起首刺激她，他的智慧，他的愛焰充滿的眼睛，他的工作，和生之目的在在都使她感動；因此她之愛他深深的，熱烈的而且狂極的，到了夏天由花園

入到房內，她看見了他的帽子放在廳上或者在一個距離聽見他的聲音，她的心就受冷般的跳躍，全身都緊張了；雖然是他小小的笑話也可以逗她發笑，在他的記事簿內每一個圖表她都看了有點東西是聰明而偉大的；他的有節結的手杖對於她似乎美麗過一切的樹木。

矮小的叢林，白霧之幕幔和路旁黑色的濛濛似乎都有洗耳恭聽，然而同時有些奇異而不愉快的感覺湧上了奧內夫的心頭……。告訴他關於她的愛情，加利露娜是誘惑地很美麗的；他說話是熱情而娓娓動人，可是他之所感，却並不快樂而且不悅耳，違反了他之所好；他沒感覺只覺得加利露娜之可憐，痛惜和敬意一個好好的姑娘爲他而憔悴了。他至不是由看見了缺席地感動了或受了難改移的習慣間接地觀察事物，所有隱藏於生活之後的尋常一切，可是加利露娜之狂喜和忍受因刺激而感動他。並不是十分利害，而同時反對的惡感却幽然在耳鼓邊說，所有目前他所看見的聽見的，根據個人之嗜好和性質的觀點上，是更重要過統計學和書本與及真理……。因此他呵責和激忿自己，而他並不真正地知道何處是她的錯過。

充滿了困苦懷惱，他絕不能講得出「句話，甚至他要找來說的一句話。要是蠢然地說：『我不愛你』這是有很難的地方，然而他也不能冒冒然的說『是呀』。因為蘊藏在他的心中的她沒能夠找得一點感覺的火星呢……。

她默默地，然而同時她却說爲了他再沒有快樂過看見他的原故，不管他是否喜歡就是馬上都可以追隨他，做他的妻和助手，但如他不理她走了，她必定會憂愁地死了。

『我不能夠站在這裏了。』她說着搓着她的手，『我厭惡這屋，這森林和空氣。我不能忍受永遠和平而無目的的生活，我不能忍受無色的和清苦的人們如雨顆清水。他們是好性氣和熱情因爲他們是有好的供養和知道沒有鬥爭和受苦……。我要在這些大而潮溼的屋子裏的人們，做工和受苦。』

這些，誠然也是似乎對奧內夫感動和並不爲難的。但是，加利露娜講完之後，他仍然是不知所言，然也沉默是不再容許的了，他喃喃地似乎是受迫的說。

『加利露娜姑娘，我很歡喜你，雖然我感覺得我沒做了些什麼配稱如此……感覺……到你的份上，但除此，即

便是一個忠厚的人，我也該告訴你……快樂是倚賴平等的——這就是，在雙方方面都是……平等地相愛戀』。

但他是直接的慚愧了。他的喃喃言語就停止了。他覺得這時候，他的面孔看來是難堪的，有罪的，痛苦的，使他感動和挫抑……加利露娜一定可以在他的面色上知道真正的是什麼，因爲她忽然間變成憂愁的，而且灣下她的頭。

『你一定要恕我，』奧內夫喃喃地，他受不了沉默的壓迫。『我希望能夠了解……這會子痛苦我的。……』

加利露娜急速地轉過身來，向着歸家的路急急地走着，奧內夫跟在她的後面。

『不，不要了』加利露娜說，她搖了搖她的手。『不必來了，我能夠自己回去的。』

『哦！是的……我無論如何都要送你回家的。』

就這些奧內夫所說的，一切對於他之最後的言語刺激他冷淡而無味。罪惡的感覺一步步的大了起來。他的內心愧疚交集，他握緊了拳頭，深恨他的對女人的冷酷和愚蠢。他要攪亂他的感想，他望着加利露娜的身態，她的

頭髮，和她的纖小的足跡印在塵埃之上，他記起了她的說話和眼淚，可是這些所有的只觸及她的心胸，而沒有沾及他的手。

「呵！一個人是不能夠強人戀愛的，」他承認了自己，但他同時又想到，「我此後不要戀愛了麼？我再不能得一個好過加利露娜的女子了，我永不能……呵呵，這早熟的老年，行年三十的老年！」

加利露娜向前走得更快了。她沒有回一回頭也不舉首。她似乎對於他所做的憂思做薄點和狹少點在她的肩膀。

「我能猜想她心中繼續想些什麼的！」他想着，望着她的後面。「她一定準備含羞帶辱的尋去！上帝呵！這見有多麼的生命。詩意，和意思，簡直可以移山倒海的呵！我，哦……我是如何的蠢笨和矛盾呢！」

到了門口，加利露娜偷望了他一下，拉好包圍她的肩膀的頸巾，迅速的走回甬道行去。

奧內夫孤零地一人獨自留落門口。他開始想走回矮林去，然而步履遲緩非常，時而靜寂的站着，全身表示出一種感情，繞着門口一週，他以為自己不能相信得過他自己

的記憶。他望着加利露娜的遺在路上的足跡，不能置信就是這坐女郎曾經刺激他剛纔向他宣佈她的戀愛，而他竟會狼狽而冷酷地「拒絕」了她。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由經驗知道他的命運，一個人倚賴着他自己的意志是如何之少，而在個人自身感受一個適宜的慈善的男子感覺，他違了他的意志而對他的鄰人殘酷，不該受的痛苦。

他的意識困惱了自己，當加利露娜走去之時，他感覺得好似失了很貴重的一點東西，一點貴重而親切的難乎再得的東西。他覺得和加利露娜方面取得一部份青春，已經溜散去了，而往昔辛苦經營的果實凋痿了不再甦來。

他走到了橋的時候，他站着沉默地在思索。他需要發現他的異常冷酷的理由。這對於他的內心的事物而不涉及身外的一切他自應該知道清楚。他明白地認知了他的自己，這不是有如聰明的人常常發表的一種冷酷的意識，也不是如阿本林樣的愚思，簡直就是他的靈魂的衰弱；不能為美色所感動，教育所累及早熟的老年，而他的基本原因，為生活而爭扎，與及他的無家的生活習慣。沿橋上他緩緩地步行着，淒清清走進了那村莊，現在祇有稠密的黑漆漆

的小道上瀉着滿地的月色，他祇有繼續沉默思索，他感動十分的像要找回他所失却的什麼。

奧內夫忽然又記起了什麼似的，又走回去。他的追憶鼓勵着他，迫着他尋找加利露娜，他的步履加快速率向着花園走了。霧藹依稀，在路上或園裏，月光如水正似洗濯過了似的；只有東方天角仍然露出昏暗的霧色……奧內夫憶起他的前塵，這黑暗的窗櫺，沉重的木犀花和向日葵花的氣息。他的老朋友加路喜歡的搖他的尾走近他吻着他的手。只有他一個生物看着他繞屋走了兩三週，站近加利露娜的黑暗窗櫺，深深地長嘆一聲，他揚開了手，就走出了

園門。

一小時之後，他到了那小鎮了，他焦躁而渴熱，憑着身子和火燒似的面龐在門後扣着旅店的門。鎮內什麼地方似乎一匹狗在夢中呼吠，雖然是爲了他的敲門聲，也似乎因爲有人在教堂近處拉上鐵的時鐘的鍊。

「你巡掠了整夜，」老比利夫喃喃的怨恨這個客人之不安，打開了門，他穿着一件似女子用的夜服。「你不如說去祈禱代替了巡掠整夜呀！」

奧內夫回到他的房間，和衣倒在床上，注望着光線很久很久的。他跌開他的頭，把身子緊縮成了一堆。

春曦中的男女

陳醉雲著

實價四角

這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作者用活潑秀逸的筆致，寫一個青年去向新生活尋求進展的事蹟。書中各個男女們的個性，都寫得非常活躍顯著。有愉快輕情的詩趣，更富於深刻真摯的思想；它彷彿像一陣初春時期的風，使人感到一些薄寒，但同時又給人以青春的溫情與光明的喜悅。

上海未央書店出版

午後

徐勻

時間是春日的午後，天氣很晴和。周銘大少吃過照例的一頓午餐，避了他的父親，躲在自己的女人房裏吸鴉片。

午後的精神，不用說是很疲倦，何況又是春日；所以鴉片將要過癮時，燒煙的動作，就自然而然的弛緩下來。眼皮很沉重，燈光化作了無數小金圈在跳舞。

「王家的煙錢，昨天就來要過了。大少。」女人正坐在窗前做鞋，臉背着床上的他。

「唔……」小金圈在眼前亂晃，神思漸漸的陶然。一枚葡萄大的煙泡，已擱置在煙燈的火口上，女人的話，只算是白說。

「聽見沒有？王家的煙錢！」她覺得有重說一遍的必要了；因為這個「唔……」字，十之九是等於沒有聽見的。多。

入夢者的下意識突然在半睡中驚覺，煙泡不知何時已

在燈上燃燒，滿房中發出焦枯的氣味。

「誰的煙錢？」第二次的話也只聽到末兩字，朦朧地依然不解女人的話，於是便問。

「甚麼迷不醒？一句話要重三道四的說！」因為話已經說過兩次，女人便頗有些怒氣了。

「那麼，我便不問！」怒氣同樣的傳染了床上的他；自然一半是煙泡燒了不快，而清夢的無端被擾，尤為重大原因。此時、睡意既全消，便賭氣，仍吸煙。

女人不意今天會發生反響，雖然「甚麼……」那句話，也無非所謂「嬌嗔」之類。對於他的「嬌嗔」，往常周銘大少一向是容納。然而現在却成爲反應；這自然爲富有自尊心的女性所不堪了。

「不問也成，除非你永遠不吃這東西！」

「○○偏要吃，看你又會怎樣。」

反應簡直出乎她「意表之外」，唯一的報復，便只有看找什麼器具來出氣了。

順手的東西，湊巧皆沒有。桌上雖放着一隻茶盃，但太不夠發洩這怒氣。大踏步就想撲撲床來摔那煙燈；這

着，周銘大少似乎早已料到，便攔住不讓她前來。於是男人女人都扭滾在一堆，戰場便是那擺着全付煙具的「甯波床」。至終煙燈是未捧成，但依然作了這一場混戰中的犧牲品！此外還賠上了一大盒熟煙膏，和一隻瓷水盂。雙方的戰爭，雖暫告結束，然而煙却不能再繼續燒下去了。

這在周銘大少是極有經驗的。「三十六計，走者爲高！」——橫豎煙既不能再燒，於是便抽身往門外走。

門外有水田，田內滿插着綠莎似的新秧；纔由蝌蚪變成功的蛙，正起勁地闊闊的叫。天邊有白花的雲，一片向頂上輕馳。時間：再說一遍，是晴和的春日，一個醉人的下午。空氣甯靜得教人發生玄想。這光景，只可以同女人擁抱，接吻，或做些別的神祕事才適宜。

無聊地信步繞着田岸走，煩悶的心情，却漸被美麗的景物融合了。

田岸盡處是一塊土，種的苧麻。惹心綠的莖和葉，還未及兩尺高。周銘大少猛然警覺一樁心事，——是見了麻才勾起的心事。前日他的女人叫他去買兩斤麻，可是沒有買。

麻是有。張鸞背的媳婦——綽號「稚鷄母」的家中便剝得頂多；莫說兩斤，兩十斤也可以立刻拿來。然而當此「盛怒之下」，誰高興爲她辦這差使。但亦另有想頭：如此撩人的春光，又如此陰沉的心地；口裏不好說，心中却暗地贊成這是一種報復她的方法了。

白雲越飛越高，越小，樹陰裏轉出了幾聲黃鸝。煩悶的心情，已逃得乾乾淨淨。周銘大少此時正如這豔陽的天氣同樣輕鬆。

腳仍不停地在田岸上走，心已飛到那一個「她」身旁。這回却非以前無目的的漫步了。

田坎是走完了三根，張家茅屋前的幾樹桃花，爛熳得像一片紅雲。周銘大少覺得臉頰發熱，呼吸很不自在，心臟開始跳躍；但他却冥想這有趣的事，便笑了一笑。

愉快他又從桃樹下經過，桃花已零落得不少，地上像鋪着花氈。門虛掩着，屋內似沒有人，地壩裏一隻黃狗，看見他迎頭便吠。

門忽然打門，一顆烏雲似的頭顱，短劉海圓臉膛的婦人出來喝狗。

婦人彷彿是睡了起來，右頰上還紅暈地映着明晰的枕紋。她看清楚門外是誰，便微笑。狡嬈的情形，活像一隻纒產過卵的稚鷄。

同樣他也微笑着進了屋；桌上午餐時的殘肴，尙未撤去。碗筷却都只一份，男人們似乎皆不在家；周銘大少心中一喜。

「你丈夫不在家？」自然明知是不在家的，却故意問。

「進城去了。」婦人答，異樣的笑着，她明白他問的用意。

男人反而默然，這種事，在他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他正搜尋要該說怎樣的話。

「少奶奶是回娘家去了麼？」回頭還是婦人先說，她看出了他的躊躇。

「在家，你們的麻買完沒有？」麻雖是不想買，但因無話可說，仍得問。

「有，要好麼？」又是妖豔地朝他一笑，面部的表情，却是已經要去取麻的姿勢了。

「兩斤！」

「好，我去取來。」

苗條的身影，一眨眼，便在面前消蝕。周銘大少感到悵然失望。大膽地他隨着這暗示和機會脚跟脚追進了寢室。

婦人正屈着身在床邊的櫃中取麻，有人進來，她只裝不見。

麻已取出兩把，立起身，便對着床前的他，婦人不言，却只笑。

互相注視地約有半分鐘，涎着臉，男人一隻手便來勾腰肢；婦人不作聲，只一扯，就乘勢倒在床心。

一種濃醉的髮的油香，在婦人頭上發出。勇猛地他伏在她用豐滿的肉體做的褥子上面，一股蘇暢的熱血，從心臟按遍了全身。隔着衣鬆軟的兩隻乳便被她雙手首先死勁地按着；其次是很心地親嘴；婦人並不動，只低聲喝。

「我喊！我喊！」

男的不理會，一隻手撒野地從胸口滑下去便摸褲腰。

「白天清光，這事，……不能……」婦人的聲音，由低喝變爲大聲的恐嚇。

然而「這事」也非一概規定要待黑夜才可以舉行的。

女人——一個過着強度性慾生活的女人，男人給她的種種好處，是不可勝言的！但她們却利用男人的弱點，加以慫恿，拒絕，故作欲擒故縱的現象，以為快意。所以關於這類恐嚇，照例是不足為慮的。而且，或正是她們親愛你的表示呢！

但這也只有個中人才可以領略。像初出茅廬的周銘大少，至少，是不足語此的。

褲腰終未扯脫，男人便自動地退出了房門。

「買麻的錢呢？大少。」

「不要了！」

天上仍漾着白花花的雲，黃鸝聲中不知何時又加入了一隻杜鵑在合唱。失意地周銘大少又從那茅屋中走出來。

門又砰然闔上，吃吃的笑聲，從門隙中傳出，灑落在

春天午後的郊原裏。

西洋鏡

立夫

（用西洋的明鏡，照見我們自己，照見自己以後，再來批評這鏡子。）

丹麥位於德國北部，他的國境是一個半島與波羅的海中的無數小島所構成。國都哥貝納在西蘭島上，與大陸交通，須藉船隻對渡。現在，特計劃一座鐵橋，長約十餘里，從首都達法斯德島，以至大陸上德國的滑內幕德。鐵橋高出水面約七丈左右，以備潮水高漲時之用。橋上有火車軌道，車行道與人行道，從此可免交通之阻。吾國長江上至今沒有一座橋，南京與浦口，武昌至漢口，都是交通要道而渡程不過一里耳。

回到北平

孫福熙

甯願灰沙塞口鼻，來看這故都的紅牆黃瓦。

我覺得，進城以來，個個都是我的熟人。穿白夏布大褂，戴荷葉形白草帽，在街上搖着大扇徜徉的，是我的熟人；黑裙白衫，短髮披到眉頭的女學生，是我的熟人；坐在人力車上的，是我的熟人；就是拉這人力車的，汗透腹背，面皮上露出窩窩頭的焦黃顏色的也都是我的熟人。自然，我不知道這班人的姓名履歷，但我預知他們所發的一切言語行爲，好像是對於一個熟人一樣。

這古城的好處，似乎毫不消失，寬長的街道如舊，人們的高視闊步亦如舊，酸梅湯的叫賣仍然用兩隻銅碟打出純樸的音樂，公園中長美軒的夥計們，沒有忘記又正經又如遊藝的遠遠傳擲手巾把的長技。

這古城的堅厚，包藏了他富有的一切好處與壞處，有

新的力量侵入時，就融化在裏面了。

馬櫻花滿街的開着，坐車的人覺得他清香，拉車的人覺得他陰涼。

飯館夥計送客的態度不免太卑屈；然而，這是顧客之故，倘若客人以禮尚往來之禮，答以同樣的鞠躬與道謝，就沒有卑鄙之可言了。

這裏的電車，與他國的比較，可說沒有差別，但開車與賣票者的藍布制服的單薄，摺皺，寒酸的怕人，總覺得與電車的形式不能相稱。

利用電車，不必連開電車的西洋人也請了來，現在開車的不是個個都是滿口「京」音人物嗎？他們遇見阻擋去路的鄉下人，必定痛恨天下竟有人不懂得電車的厲害，於是罵他笑他或者憐憫他的見識之淺。留學者回來，見隨地吐痰相見無禮貌的人，亦必罵他笑他憐憫他。

詩

歌

生命的三部曲

彭榮楨

獻詩

沈痛的歌聲震悚了我固結了的靈魂，
熾熱的情焰燃起了我冰化了的深心，
駭蕩的春風喚起了我沈醉着的春夢，
繾綣的詩情逗起了我壓抑着的詩興。

聽呵，何處鐘聲傳到耳？

靈隱寺裏？放鶴亭前？

寶印塔下？西冷橋邊？

第一部曲

矛盾的心境支配了我整個的身心，
怯懦的情懷佈滿了我全部的感情，
虛偽的面具遮掩了我真實的人性，
幻滅的哀感消磨了我過往的青春。

看哪，春雨夜打芭蕉葉——
聞聲哀惋，滴滴驚人，
綿綿淚墜，脈脈情深！

第二部曲

巍巍的高山，我也曾攀登長嘯，
深深的幽谷，我也曾獨步低吟，
潺湲的流水，我也曾扁舟飄蕩，
沈醉的東風，我也曾獨自徘徊。

可是，到頭落得悲無限，

少年頭白，青春夢醒，

一眶淚熱，兩袖風清。

第三部曲

愛悅的纏綿我不敢助長我底愛之花，
敬羨的情緒我不敢表示我底敬之深，

悲哀的幽懷我不敢摘示我底芳之果，
歡樂的追思我不敢洩露我底樂之根，

而今，九曲黃河心已折，

我要赤裸裸地表現自己，

我要熱烈地烘託自己！

尾聲

心愛的人兒啲！

請你接受這一顆赤熱的心靈，

你「願擁抱着個個如火的胸膛」，

我更願擁抱着你這如火的胸膛狂吻。

直待我底血潮飛送，

直待我底血潮鼓起了生命的

進行曲聲聲，

直待生命的進行曲激起了人羣的反映！

五月九日夜深時。

檢閱與暴露

萬仲文

同志們啲，這是我們何等的應該，

現在已到了我們檢閱自己的時代；

爲了千千萬萬還在痛苦中的羣衆呵，

讓我們勇敢地起來埋葬我們已往的遺骸：

我們已往是何等的懦弱，懦弱，

我們一點兒也不參加實際的工作；

我們一點兒也沒有流血的精神，

這是我們屢次鬥爭失敗的主因！

我們一點兒也沒有流血的精神，

手槍，炸彈，好像都沒有我們的緣分；

我們只袖手地期待我們軍事同志勝利的消息傳來，

就因這樣呵，結果，我們惟有失敗，失敗！

我們已往實缺少一個血鏡的聲響，

我們已往實缺少一個正確的思想：

沒有廣大的血的洪流去掃蕩呵，
黑暗如何會破亡？光明如何會臨降？

如果不真是偉大的鬥爭呵，那麼，尙欲何言？
既真是偉大的鬥爭時，那麼，流血又如何能免？

爲了解放千萬人們的痛苦，爲了追回整個社會的生命，
我們還不應該勇敢地去犧牲，勇敢地去犧牲？

還有，還有我們已往的所謂反抗，
有些竟完全是爲了自己着想！

有這些個人主義自私的思想作祟，
我們是如何不自促我們的滅亡？

唉，唉！這便是我們已往的遺骸，
檢閱呵，這遺骸還有什麼可以存在？
要真是爲着社會而鬥爭，要真是爲着千萬人而反抗，
那還應該愧疚地而掩藏而不把牠埋葬？

讓我們沈痛地把我們已往的遺骸暴露，
讓我們勇毅地把我們新的生命建築；
沒有自由的勇士呵，沒有健全的隊伍，
同志們，我們如何能建起一個偉大的自由之國？！

讓我們沈痛地把我們已往的遺骸暴露，
讓我們勇毅地把我們新的生命建築；
沒有光明之驕子呵，沒有健全的队伍，
同志們，我們又如何能打出一條正確的光明之路？！

二十，九，七，夜十一時。

象牙塔外

彭榮楨

是一座幽秀的幽秀的山林之下，
遍開着馥郁的馥郁的秋野之花。
森林旁環繞着一帶淙淙的流水，
森林下建築着一椽詩人的住家。
森林上浮現着一朵燦爛的金光，

那便是，那便是傳統的象牙之塔。
有一個粗豪的粗豪的蓬髮少年，
生長得，生長得雄偉而壯大。
獨自地，獨自地挺立在象牙塔外，
對着她，對着她足舞手劃。
似乎是唱着粗豪的歌聲，
似乎是吐着機驚的怒罵。

「我不是麻木的麻木的工程師，
不會給帝王們建築宮庭壯麗。」
這是挺立在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的少年說的。
「我只會建築起平淡的民房，
在大多數民衆聚會之地。
我只會建築起質樸的布幕，
給可憐無家可歸的窮人棲息。
我只會建築起黑暗中的燈塔，
使萬千的迷途者有所認識。」

我只會建築起暴風雨中的路亭，
使窮途無告的戰士暫得迴避。」

「我不是無知的無知的園丁，
不會給富鬼們佈置起花園新奇。」
這是挺立在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的少年說的。
「我只會佈置起自然的公園，
供萬千的工農休息。
我只會佈置起公共的戲場，
給整日工作的人遊戲。
我只會佈置起公共體育場，
給勇敢的戰士們聚集。
我只會佈置起廣大的懇親會，
使妻子離散的人們有攜手的時機。」
「我不是，我不是桂冠詩人，
不會唱出那靡靡之歌。」

站立在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的少年說着。

「我只能把我的歌聲，

從民衆的心中濾過。

我只能把大多數民衆的痛苦，

向着他們自己訴說。

我只能把詩人不接近民衆的惡習，

儘着我底可能擺脫。

我只能指示着迷途的小羊，

去作他們歷史的工作。」

「我不是，我不是落伍的文人，

不會作出那歌功頌德的詩文。」

這是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少年的歌聲：

「我只會叫出不平的粗音，

那是大多數民衆底心的反應。

我只會寫出痛苦的掙扎，

那是勞苦羣衆的淚的血痕。

我只會唱出社會的矛盾，

那是不合理的組織崩潰的原因。

我只能準備着改革的魄力，

這是現代人應有的責任。」

時間已經是黃昏時分，

斜陽一抹，已將從林頭告罄，

塔中仍唱着靡靡的歌聲，

似乎是歡迎着黑夜的來臨。

粗豪的少年已停止了歌聲，

鼓起步武向着人羣狂奔。

左手持着一枝鮮豔的黨旗，

右手把着一盞燦爛的孤燈。

靜謐的空氣立刻爲之鼓動，

沉睡的居民又已爲之驚醒。

趁着這偉大的時代的車輪，

我們來創造呀，創造呀，未來的光明。

近代畫祖帝先氏

林文錚

在藝術史上以一人而代表民族之精神或一派之作風者，在希臘爲斐帝亞，在德國爲都列（Dürer），在荷蘭爲朗布蘭，在佛拉蒙爲魯班斯，在西班牙爲魏拉斯克，在意大利之溫尼斯則當首推帝先氏（Titian 1490-1576）。帝先氏可以總括溫尼斯派之起源及其末流，前自柏林尼父子，後至鄧多列，魏羅納斯，帝波羅等之作風，皆綜合於帝先之畫中。帝先的作品好像陽光普照着整個宇宙的生物，孩童之身體，婦人之肌肉，男子之雄貌，服飾之華麗或樸素，建築之嵯峨豐富，自然之山林原野，海天花草，一切在他的畫中皆佔同等的地位和價值，且互相陪襯而化爲形色的全曲！溫尼斯盪樣的浮光，金碧的暮色，顫動的霧天，燦爛的樓台宮寺，少婦溫柔的胸懷，狂熱的生慾和樂天的精神皆盡露於帝先之手筆中；帝先是描寫宇宙生命的法師，即其藝敵如偉大的威約將（Giotto）亦稱他爲母胎中之畫家！我們若細考歐洲四百年來藝潮的變遷，帝先不特可代

表溫尼斯人之精神及其畫派之特色，甚且應當追尊他爲近代畫風之始祖！

帝先生於意大利北部雅魯柏山下之卡多爾（Cadorè）城，關於他誕生的年代許多人都以爲他生於一四七七年，所以有百歲翁之尊號；但據最近考古家調查之結果，始證明帝先是一四九〇年生的。他少時即離家鄉來溫尼斯研究圖畫，初從師於章弟柏林尼氏（Gentile Bellini），後轉就濟阿苑尼柏林尼氏（Giovanni Bellini），兩位師傅都嫌他狂悖不守法而相繼棄之，可見帝先當學徒時期已畢露鋒角了。一五〇七年威約將氏之新畫風驟現於溫尼斯之藝壇，當時作家無老少皆爲之拜倒，豪放的少年帝先亦乘機就學於威氏，但是翌年竟由師生而爲藝敵，那時帝先才十八歲，已名滿溫尼斯，時人甚且稱說帝先的人物美於威氏的了。帝先初期作品爲：Barbato 及 Catherine 皇后之像（現存倫敦博物院），德人會館之壁畫是爲帝氏與威氏之比賽，

現皆受時光之摧殘，僅剩珠嫡(Juith)之首。一五一〇年至一五一一年間帝先在巴都(Padoue)城作壁畫，其最著者爲「聖安端之聖蹟」。他如「信仰之勝利」亦爲傑作之一。一五一〇年威約將去世，濟阿苑尼氏已老邁不能再畫，帝先雖尙弱冠，已儼然公認爲溫尼斯派之領袖了，一五一六年濟氏又去世，帝先遂繼任爲溫尼斯政府之畫師，此期之名作「基督之賄賂」，畫中耶穌之像是美術史上罕見之神品。

在帝先早年作品中，「神愛與美人愛」這幅名畫當首推第一！畫中人只有莊穆的神女和裸體的美人，帝氏對於女性之崇拜愛慕皆盡情表露了，亦即帝先所仰慕的意中人維阿蘭氏(Violante)之理想化；嗣後維氏之形像常重現於帝先之他作中；在十九世紀以前的畫家罕有應用藝術表現個人之情感生活者，帝先乃其中之一。

自一五一六年後關於帝先之事蹟可有比較真確的證據，他那幅偉大的「聖母昇天」是成功於一五一八年，在油畫史上開一新紀元；從前油畫的幅面尙狹小只有肖像靜物風景及少數人物之描寫，未嘗在壁上現其本色，自帝先這幅聖母昇天圖起，油彩竟佔領了壁畫之廣大區域，而爲近代

畫界之至尊！他同時所作的「預告」，「復活」等俱有同樣沈雄偉大之風度。一五二〇年後帝先嘗與斐拉爾公爵Duc de Ferrare 交遊，繪有豔畫數幅，題材皆出神話中：「愛神之讚頌」「酒神宴」諸作對於孩童活潑的姿態及女人明媚之肌肉，皆描寫得淋漓盡致，雖無聖母諸作之莊穆而其豔冶則有無限之吸引力。

關於帝先之宗教作品當首推「耶穌之殞殮」，此圖成於一五二六年現存巴黎魯佛博物院，畫中之背景爲黃昏下的山野，人物之表情皆極其嚴肅悲憫，帝氏亦化身爲聖約瑟抱着耶穌之僵屍，在形色之殞曲中這幅可謂最動人的了！同時作有「聖彼得之被刺」全幅以風景爲主體人物爲陪襯。

帝先天性倨慢，雅不願受權貴之欺侮，不久竟與斐拉爾公爵絕交而轉與滿都公爵Duc de Mantoue 來往，此期之傑作爲其摯友之肖像「阿列丁(Aren)氏」，「穿手套者」，「聖母與兔」等，後幅背景之暮色尤爲帝先之特長，圖中之聖母卽其愛妻 Cecilia (塞西麗亞)氏，濃陰下之牧人卽滿都公爵之化裝也，一五三一年纔有「寫意」一幅乃追悼其亡妻之作，題材雖屬豔冶而人物之表情及全幅之着色皆充

畫着沈默的悲愴。他如 *Peterins of Emmaus* (愛馬幽斯之香客) 亦為名作，現皆存魯佛。

教皇保羅第三嘗求畫於帝先，氏前後為他繪有兩幅肖像，純用寫實的精神嚴酷的態度求描寫教皇之陰險，和他教主之虛偽奸滑，這是帝氏大無畏精神之表現。

一五三七年起帝先開始為溫尼斯政府作畫：「卡多爾之役」(*Bataille de Cadore*) 為一幅偉大的戰圖，時人甚且稱之為帝氏最主要的傑作，可惜後來毀於火災（一五七七帝氏死後之一年），誠為世界藝術上之損失。「聖母參神」為帝氏之最大壁畫：風景建築，人物且配合得極其諧和，當時名流及帝氏親友之肖像皆蒼萃於畫中，這幅宗教畫竟變為溫尼斯社會之描寫，帝先之現世之觀念此可見了。他如「棘冕」「復活」「美神與阿端尼斯」等都是不朽之作。

除了大幅的構圖以外還有許多極妙的肖像，最著者為 *Boia* (美姝) 畫中人是個春情懶慢的少婦，豐滿的胸懷可感其溫柔細膩，而莊重的姿態和空幻的視線又令人肅然敬仰。「法王佛蘭莎第一」之肖像本抄自側面之浮彫像，但帝氏竟能運用其深刻之想像力描寫其理想中之法王，至今史

家猶以帝氏之法王像最足以代表佛蘭莎第一之精神，英明，豪放，風流，爽直，驕悍等皆在畫中矣。

此種新格式，在當時藝壇上誠為空前之創作，故溫尼斯全城人士皆異常崇拜這幅大作，且頗有覬覦之者，溫尼斯政府乃下令嚴禁之，如有盜取此畫出溫尼斯城外者，當處以死刑！二百餘年後拿破崙征意大利，竟奪之回巴黎，一八一五年歐洲同盟軍破法，此畫乃得重返溫尼斯；一八六七不幸毀於火災，現僅存 *Coche* (西哥利) 氏之臨摹而已！

帝氏嘗為其愛女拉威尼亞 (*Lavinia*) 畫像前後共三幅：獻菓女郎 (存柏林博物院)，薩羅姆 (*Salome* 存勃拉多博物院 *Prolo*)，新婦 (存德列斯敦博物院 *Dresden*)，對於少女之嬌媚皆有神妙的描寫。關於帝氏之自寫像，最顯著者為柏林博物院之「老翁」，鬚眉斑白之中襯出一雙神光灼灼的慧眼。他早年及中年之像多化身於構圖之人物中，在「聖母與聖徒」中之聖羅克 (*Saint Roch*)，「薩羅姆」盤中聖約翰之首級「耶穌之殞殮」中之聖約瑟，「寓意」中悽然撫塞西麗亞之胸者皆是。

以上所述者皆屬於宗教和寓意畫，此外還有許多裸體之描寫；帝氏的人體不像佛羅朗斯派專以姿態表情，他前後所畫的美神總括起來不外三數種姿勢而已，作者之着眼處全在女人肌肉之溫柔光澤和質的美感了。裸體中之最著者為「幽邦之美神」(Venus d'Urbain)，(現存佛羅朗斯)，「丹娜姨」(Danse)前後重作數幅，描寫肉體之美感尤為濃厚，皆稱為絕世之神品；即素目空一切的米克郎(Michel-Ange)氏亦不禁嘆賞欽佩其色彩之高妙，且告其友人Vasari(華乍利)曰：「可惜溫尼斯不擅於素描，否則帝先當無敵於天下！」

其他傑作尚有：「愛神與美神」(存佛羅朗斯)，「美神與琴師」(存勃拉多)，「獵神與獵人」(Diane et Acteon存美國Bridgewater)「天帝與神女」(Jupiter et Antiope存魯佛)，「原始罪惡」(Peché original)，「仙女與牧人」(存維也納)諸作中尤以「天帝與神女」那幅的裸體描寫得金光燦爛形色雙全，可謂帝氏畢生傑作之一。

在中年時期帝氏嘗受法王佛蘭莎第一氏之寵遇，並屢聘之往法國，而帝氏終不允就。而仍留意意大利；嗣後法王

戰敗後被擒，囚於西班牙；帝氏遂轉受大帝查力第十五氏(Charles quinzé)之寵，第一張像：「查力第十五與其犬」即深得大帝之贊賞並授以伯爵之榮祿。帝先雖驟受顯位而不改其藝人之生活，終日安然作畫不息，大帝後離意大利而轉戰北歐凡十餘載，嘗駐軍旅於Augustorg(奧斯堡)，不忘懷於帝先，乃詔之來朝，時為一五四八年，帝先重為之畫像二幅：一為「馬上之查力第十五」，一為「家居之查力第十五」；前幅描寫戰場中挺槍躍馬之雄主，那種沈毅英勇之氣象有不可一世之概，若與法王佛蘭莎第一氏之像兩相對照則恰似猛虎遇蛟龍！後幅中之大帝便服兀坐愁容滿面，蓋世之英雄亦有徒勞無功之反感；這兩幅畫可謂為大帝晚年失意之活寫真！在歐洲諸帝王貴族中最重視藝術家者當首推大帝：例如某次御駕臨畫室，帝先偶墜筆於地，大帝代拾取之曰：「帝先當受塞薩(César)之帝先侍奉，」此種隆寵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了；大帝且常語人曰：「封侯乃朕之權威，惟有上帝能創造一帝先」。

一五五〇七年查力第十五禪位於其子非立第二，帝先遂轉事之，除了兩幅肖像外前後為他繪有：「聖瑪格利」

(Sainte Marguerite)、「丹娜姨」，「聖家」，「美神與阿端尼斯」，「聖羅郎之殉教」(Martyre de Saint Laurent)，(現皆存勃拉多)。這些圖畫即在題材上已隱露宗教觀念與現世歡樂之混合，可見非立第二的嗜好之矛盾了；至於老年之上皇雖在修道院中仍以帝先所作的「聖母之哀」為朝夕伴侶，聽說上皇臨崩時猶凝視帝先之「聖家」！

帝先之晚年完全為西班牙王工作，除了上述諸作外尚有「牛上歐羅巴」(Europe sur le Taureau)「阿德昂被犬噬」(Acteon depece par Ses Chiens)「諸王拜耶穌」，「橄欖園中之耶穌」，「十字架」，等等。他最後猶為自己的坟墓作「哀悼圖」描寫死後之耶穌及聖母聖徒之哀痛，全幅佈局設色皆有地獄陰森之景象，是為帝氏未完之遺作。

一五七六夏季溫尼斯城流行瘟疫，死亡枕籍；老年之帝先亦於是歲八月廿七日染疫暴卒，享年八十有七。當時法律嚴禁疫死者葬在城內，但是帝先乃溫尼斯最大藝術家故得政府之特別通融，遺骸且受最榮耀的殯禮，安葬於聖瑪麗教堂(Sainte Maria des Frari)。

上所述皆屬於帝先之作品及其生平之事略，關於帝氏

藝術之成形與其天才之起源應當加以詳細的研究才能徹底了解他的偉大：

帝先是生於山水明媚的卡多爾城，家鄉的美景在他心靈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就是後來雖永居於溫尼斯，每年總要重返一次故鄉；在他畢生的作品中到處都有風景之點綴：「耶穌之殯殮」，「聖母與兒」，「聖母參拜教堂」及其他關於神話之豔畫等皆有燦爛幽雅之山水為背景，至於「聖彼得之被刺」則全以大自然為本體了；觀此可知帝氏之天才是起源於風景，因為自然為一切形象色彩之母，帝先之所以成為色彩派之鼻祖，也是因為他首先了解自然界色彩之豐富，且進而有空氣之表現，更由風景之空氣而歸納到人物之色彩及空氣之描寫，圖畫中之有色彩空氣之觀念即是宇宙生命之最真實深刻的表現。帝先天才可謂發軔於自然而成功於人物，是為人生之真和美的結晶。

在溫尼斯當時的作家最有影響於帝先者當首推偉大的威約將氏，這是無疑的了；但是威氏所賜給帝先之教訓不外是空氣的觀念，即是說背景與人物之色彩發生密切的關係，例如威氏之傑作「野外音樂會」，畫中裸體之膚光與

背景極其諧和絲毫不能更改，非若佛羅朗斯派之忽視遠景而專注意於人物姿態之描寫而已。帝先之作風不特具有感氏空氣之表現，而筆觸色彩更爲雄厚，對於人體別有更生動更熱烈的描寫，是則由空氣外象之觀察而直接感到靈肉之生命了！

佛羅朗斯派最後泰斗米克郎氏看見帝先的作品欽佩其色彩而嫌其素描之不足，因爲帝氏的人物絕少動作而姿態頗多雷同故也。米氏是以佛羅郎斯派的眼光來批評溫尼斯派，實未嘗了解帝氏藝術表現之所在：米氏是個素描大家，專以動像表現人物之情感思想，至於帝氏則專以靜態和色彩表現肉體之美感及生命之顫動。所以帝氏人物之姿態都是安逸沈重絕無激烈的線條以亂其肉體之快感。他的美神，丹娜姨等不特姿態千篇一律，即其表情處亦不在視覺，她們的眼睛只幻幻地凝視着而無所表示，我們只看見她們的膚光，裸體的表情在透明金黃的肉體之感覺得到。帝先的裸體動人處不在姿態而在肌肉之豐滿的表現。例如現代大畫家 Renoir (盧曉) 氏之浴女其姿態線條亦是極其簡單，而世人不以此刻薄之，乃因盧曉之作風全在色彩之熱

烈及女人膚光之表現，今若試索其作風之由來，當受賜於帝先無疑。

歷家嘗稱帝氏之作風有帝王之尊嚴；一方面固由於姿態之莊重靜穆，他方面亦由於色彩之光華燦爛。帝氏作品中金黃爲最主要顏色，他的晚景，聖母，美神，丹娜姨等都是金黃暮色，表膚光，所以時人稱之爲溫尼斯派黃金時期之大師。帝先的色彩不特可代表溫尼斯藝術之黃金時期亦即是溫尼斯民族精神最高之表現。

帝先之生活既不若米克郎之顛沛流離艱苦悲壯，亦不若辣斐兒之瀟灑風流榮寵絕世；反之他兼有米氏之長壽和辣氏之豐富：他前後致力於藝術不下八十年，作品布滿全歐，無論質量方面均爲人類史上絕大之貢獻。帝氏安樂的生活是近世富裕的藝人生活，但是他的學力和不絕的創造，在精神上可謂爲超人生活！現代的盧曉，塞卜，孟納等也是如此。藝人不必要生活於風雨飄搖之中才能創造，而新藝術之產生全在作家之天才與時代精神的相合或反激而成。

帝先是站在藝人的地位，動用其創造力發揮其個人先

感覺到宇宙的奧妙，他不是農學家也不是宗教家，他只是個詩人，他以最豐富的色彩讚頌宇宙之美和人生之樂；他覺得自然賜他無窮之美感，人生之目的即是現世逸樂之陶醉，他是樂天派的大詩人，也是溫尼斯民族精神之歌者！站在他的丹娜姨之前，我們東方的癆病夫不僅霍然驚奇心靈中宛如驟受了強烈的陽光之刺激。

帝先在溫尼斯之地位無異於斐帝亞之在希臘；帝先之金光亦如太陽輝耀着數百年來之藝壇。風動全歐文藝界的佛羅朗斯派，因為當時工具不完備，遺作到了現在，已成古物，只供參考而已。帝先的油畫至今猶令人感覺其生命

之顫動，他的色彩影響了無數的畫派；遠自西班牙之魏拉斯克，佛拉蒙之魯班斯，荷蘭之朗布蘭，法國之華多，近至浪漫派之德拉夸，寫實派之古伯（Courbet）巴比崇（Barbisson）風景派之魯索（Theodore Rousseau），印象派之全體：彼莎羅（Pissarro），西史列（Seurat），孟納等，即塞古，馬帝斯（Matisse）等亦間接受其影響也。

帝先在色彩上之創造是為數百年來之藝術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並且是綿長無止境的大道！帝先之永久固由於工具（油畫）之完美，而有完美之表現，但在精神上則由於表現壯美的人生，他賜給人們無限之勇氣及美滿之現世！

君 璧 速 寫 畫 集

方君璧女士的速寫畫，筆法嚴整，意思瀟灑，素為中外藝術界所讚許。茲由本局徵得同意，精選十五幅，用珂羅版翻印於玉版宣紙上，以絲線中國古法裝訂，每本售大洋二元。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總代售處有正書局

犧牲

金曼輝

軍號淒厲奏着。這激越的聲浪漸漸地吹散了夜的濃重底黑暗，牠振盪着晨風，尖針般刺入每個在伍者底甜密的夢境。

露綺醒了，在軍號吹出第一個音的時候，她不自覺的坐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睡眠，離開那駝了他一夜的溫柔底帆布牀。

還不滿五分鐘，在古利中被整齊的白布床映照光亮了。駐着看護隊的女護士們，像海鷗樣搖着白衫裙急急走出了古利的門；都簡單地用着小梳掠起她們蓬草似的燥髮，一個個排列成隊了。精神飽滿的隊長朱明，早已騎着那匹栗色的雄壯的馬，慣例的躍着，他見了露綺微微地笑了。

在隊長勁練的報告完了以後，這一小隊看護士們，聽着威嚴而淒厲的行軍號，隨了出發的部隊，匆匆離開了古利與彭城告別。

自彭城到火線最快需要七十二小時的行程，這條崎嶇

貫在山崖中的腸道，已印滿了沉重疲憊的兵士們的足跡。

露綺匆匆地隨了自己的隊伍走，在經過去火線道上的幾個不著名的村鎮，她望着瓦礫遍地的，受了敗軍蹂躪的劫地，在她堅強的心胸都忍不住戰慄了。太陽直直地照着，可是在這兒只有鎗炮掃過的殘洞，和深夜似的靜寂，連狗都沒有一條。模糊隱約的泛成紫黑色的宿血，還是斑斑可辨的沾在沒生氣的草木，屍體，街道上，彷彿在吐着慘酷的陰霾！這一幕殘殺的前景，想着立刻會使人驚狂了的！不過，在露綺的理智力前所感受的是同志的熱情，是哀悼殺身成仁的勇敢志士底情懷！她想到自己為敵人軍隊的服務的屈辱時，真希望現時突然有個地雷爆炸，而使她隨了同志的英魂前去，比現在偷生着更多意義呢！她重想起自己所負的使命和父兄的讎恨，她向塵飛的前道望了一望，自己苦笑了，多不值得的小女兒的思想呵！

在第三天的黑夜，前線失利的惡耗傳來了，兵士們的

心神都被牽亂了！可是嚴肅的命令經過本部的司令傳下，使他們不敢違抗地奮進，作着最後決鬥的準備！

看護隊到距火線三英里處都紛紛散開作着蛇行了，前行的部隊已經加入火線，這裏炮聲是清淅地聽到，連爆炸時從地面冒上的火光都明耀見着，鎗彈的嘯聲和北風一般的遠遠地響着。

露綺伏着的地域是最平安的，有避彈的障礙，而且離炮火威力的焦點角遠。這是隊長特別惠予她的一種優待。她每逢作戰時都是這樣，而且和隊長朱明的距離非常近。

「殺！……殺！……殺！……」這血戰肉搏的喊聲時時飛到露綺處，這使聽的人們全身都會顫抖的聲潮，她想到對敵的自己的部隊底戰況，在血肉橫飛中的兵士們，這粗暴的殘殺等等時時使她成歇斯脫利症。她是多希望她底愛人的成功呢。快些結束這可怕的慘殺的景幕！

一個個從前線扛來的傷兵發狂地呻吟着，殷紅的鮮血，沉痛的淚珠溶合了點滴地洒向充滿了火藥氣的沙場上，她眼看着這些慘酷的情況，不由她不慇懃地看護。她孤零的心充滿了矛盾，她在現實之下頹傷了。可是革命的武力

不是愛嗎？父母不能為愛子而不鞭撻教育子女！革命的需
要血，亦正是為了愛流血的人們；為了這批無辜作着個人
犧牲的人羣。露綺在這思維之下振起了她的勇氣，沒頭地
綁扎着傷兵的彈瘡，忙雜地醫治了，雖然一身都染了腥臭
的血味；呼吸都急促的工作着，她不知疲倦。

「醫……醫……醫官……快……快……快……」傷了臂的一
個還未曾送去後方，即刻又抬來穿了胸膛的排長。

「……」她忙不及工作，急得眼淚都迸出了，接
着又送來了肚子開個窟窿的胖兵。

「丟你媽！……不……管老祖宗的……痛！」
她只沒入於工作，不睬。心中着實慌了，同時又見着
二個滿身染血的軍人，橫跋着匍匐過來。

「啞！啞！這裏！……這裏！……傷在……這裏！……」
「先給我醫！……給我醫！……唉！……他媽的……還
不快些？……」

傷兵們將她圍着，爭先地喚罵着！
「你不醫？……你不……醫……刺刀是沒情的！」呀
，那個斷了左臂的兵，持着血污的刺刀，竟跑來了。

「轟……」從地面直飛上幾丈高的泥土，那持着刺刀的傷兵在炮彈的爆裂中已經不見了，在她面前的傷兵有的剩了半截身子，有的剩着腿支離地陳着，她被飛起的泥蓋了半截身子。

昏迷，這黝黯的昏迷佔據她好久，她那充滿着恐怖的神經纔由飄渺恍惚的夢境醒來了。那蒼茫的夜色，靜寂的四週，她醒了可又疑慮着，人真能知道死後嗎？她驀然覺得由背傳上的一股熱氣，她張開眼，可是眼皮重重的，接着她覺着有人在吻她的額，頰和嘴唇。雖然她清醒了又迷糊，迷糊又轉清醒的混亂神經，她可認清了正是隊長朱明。這時靜寂了的炮聲又開始襲擊了。

她面上發熱。心不住的躍動，忍不住急急地把身子扭轉去，嗚咽地綴泣着，她感受了侮辱般的傷感了！

在這炮火威脅之下，屍血遍地的沙場上，誰能說邱比特不會飛來呢？露綺就要拒絕都不能了，她任着他緊緊地抱着，任他柔軟而情熱的吻着，她陶醉在這愛的顫震力下了。

「露綺……露綺……敵軍已潰退了。司令已親到我們

前方了。我是特來拯救你的！……露綺……我願……今夜永遠不消滅……我永久要保護你！」他取了塊潔白的沙布替她拭淚，柔聲地說着，情愛使他話聲都不能連接，他心胸震盪着。

「唉！……隊長，你是我的救主……我……我是愛你的……但，但是救我……」

得勝號由遠處擦繞着空際，牠驚鷹般翻騰着雄壯的音翅在沉黑的曠野，把空間劃着濃厚的悲感而雄壯的音味！藍十字會的屍車也駛來了，狼藉的，驚心的殘骸少着，少着。

「露綺！現在平安了，火線已進展了十五里，可是……露綺……你的美麗的身軀，你的花一般的青春，你華美的柔軟的靈魂，我不能看你在炮火中伏着，我想到你這裏連我靈魂都打冷噤了，這是錯誤！誰使你來的，他的罪是不可赦的！不能赦的！……」

「你準備怎樣？……」

「我……我麼？你可了解我底心……？」

「我不懂，我感謝你的盛情，你的救護。」

「感謝我的救護？盛情？我不是要你的感謝才來救護你。露綺！我救護你因為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靈魂的寄託者呵！……你能明白我心的一角我就幸福了。是的，露綺！我以我所能有的一切尊貴的感情來愛你！露綺，你要一切，就是連我最後的生命我都給你。」他撲着她，狂吻了。

露綺突然從胸中冒上一股冷氣，她發覺這幕愛的場面的滑稽形態，愛？在自己的軍隊敗退了十五里，不，或許是二十里之後，自己躺在不同意志的男子懷中，這是墮落，這是精神的賣淫。她用手推開吻她的隊長的臉，她掙扎着。

「你不信我的愛嗎？……你不信我的盟誓嗎？露綺你別傷我的心了！你要怎麼？……」隊長因她的掙扎摟得更緊了。

她昏迷了，她在他的懷中漸漸失了掙扎的力量，她讓他柔軟地而是癡情的緊摟着。她多麼衰弱呵，臉蒼白了，呼吸因自己內心的交戰而急促了。她的確不忍讓這年青的有作爲的青年盲目地犧牲，她不忍想今晚摟住她的青年將

會給自己的隊伍所鎗斃。他是年青而英俊的，他有燦爛的前途，可是在現在他是什麼？一個美麗的男性麼？一個愛的徵象嗎？愛？露綺漸漸知自己是被他的柔軟，熱狂的人格所吸引，可是在目前，他是敵人！敵人！以民衆爲犧牲的人民公敵之一！愛自己的敵人？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實！可是讓這有希望，有前途的青年爲了自己的盲目而犧牲嗎？露綺是不能忍受的！通過她心頭一陣莫名的酸痛，這是個人在他焦急極度時，或在絕大的悲痛時樣，這酸痛的感覺使她全身麻木了，她讓淚流下她的眼眶，彷彿它能溶化她的悲哀。

露綺！愛的！做什麼悲哀呢？你憎惡我的愛情？……我吻你使你覺得恥辱？假使我差待了你，請你立刻懲罰我吧！我對你處女的肉體若做過了褻瀆的事，露綺，請你用這枝「駁壳」彈死我吧！……」朱明瘋狂地說，取出了「駁壳」。

「明君，你的愛是使我感動的，你的誓言是不可置疑的！可是你想到男女之愛以外的愛嗎？你想到男女之情以外的情嗎？你有沒有想過除你個人以外的人類的事情，你

想過自己的民族沒有？明君，我不能愛你！因為我對人類，事業，民族的愛太深切，我不願我是屬於某一個人的！所以明君！我要接受人類的愛，我不能不犧牲了你的愛！而且你愛我的是什麼？不是因為我有美麗的外形？不是因為我的年青？你若知道我的一切，你會立刻要我命的！男子的愛情和孩子愛玩具一樣，到他發現第二個使他愛的物件時，他會忘記在五分之一前說的愛情的盟誓！」露綺說時的態度太嚴肅了，以致朱明呆呆的坐着。他在沉思！很快地她從他的擁抱中掙脫了。

在兩人中除了間忽的大炮聲，這裏站着的是靜默，難堪的靜默。

「露綺！這是你仍不了解我，你問我愛你什麼？我，我愛你的外形，我更愛你的靈魂！你有什麼罪惡使我鎗斃你？綺！這多傷心的話，你看輕了我的誓言！今晚，不，以後永遠是，你擁着我生命的一切的！綺！你低着頭想什麼？我要你把一切都告訴我，就是死，我們一齊去死罷！不要笑，不要輕視我，我什麼都準備為你犧牲的！」

「明君，我真感激你的深情？不要說。請你聽我說只

有感激你的理由；我不能接受你愛的理由。」朱明漸漸移近她坐位，靜默的聽着。她伸出手去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明，我底恩人，你給我的確太多了。我不姓張，露綺亦是假名，你記得吧？去年十月的一個晚上，這裏司令鎗斃的敵軍的師長？……」

「那，我記得是鄭將軍吧？……我看他鎗決的！多勇敢的漢子，死時臉不改色。他還有二個兒子呢？那二個因計劃暗殺司令到這邊做間諜，亦同在一座小山上鎗斃了呢！」

「你覺得他們這樣死值得麼？」露綺的聲調轉激昂了，帶着重重悲傷的顫音。

「鎗殺的確太過分了，他們確有英雄的本色。」

「唉！鄭師長就是我的爸爸，我……我是他最愛的女兒……不錯的，大哥，二哥為愛人類，為報復爸爸的仇，也都鎗斃了。他們死得淒涼，可是他們死得多勇敢，他們的殺身成仁不會被人忘記的！他們為愛人類而犧牲了！」

……露綺的聲調轉高，差些會成歇斯脫利的症象了。

「那你，你……露綺？你也打算復仇？你現在做着間

「你沒打量你的力量嗎？」

「老實和你說，我不單爲報父兄的仇，的確父兄的仇僅我個人呢？我要報衆人的殺父兄的仇！我做間諜的目的是整個的要停止這野蠻的戰爭！我的目的是解放民衆的痛苦！你說我力量不夠？那你呢？你願看民衆呻吟在武力之下？你能坐視這殘暴的戰爭？……」

靜寂。遠處炮的火光流星樣飛，又隱去了，只有炮不時擊散這濃重的空氣。

「啊，謝你的指導，露綺，你的確值得我虔拜的，你，多英雄的女兒呵！……」他熱烈地擁抱她說。

「夠了罷！別儘抱着了！我已告訴你我不能接受你的愛！」她說完，堅毅地站起身走了。他接着飛跑去，牽住她的衣角，跪在地上。

「露綺你能爲衆人犧牲你，却把我熱烈的，爲你而戰慄的心撇棄不顧嗎？他不值你的一顧？還是我說的愛你，是欺騙你的？我獻給你以我的全生命，你却看牠比泥都更不值錢，你連踏過的心都沒有！你真連想我的心都沒有

？我不值你的愛？……」朱明說着，淚流了。

「不，不可能的！明君，我不希望你爲我而犧牲……」她又走了。「這絕對不能成爲事實的！你祇有明白了你目前錯誤的生活立刻反正，比我好的女子正多着呢！」她亦禁不住流淚，她知道她給他的是些什麼！她使一個人心碎了！可是這本是一幕多滑稽的插景呢！

他哭了，孩子般的哭了。他接受到的多空虛呵！

露綺轉過身，在她聽到哭聲時，她祇得輕輕的撫着他說：「不要作女兒態了，我說過請你把留給我的愛付與民衆吧！而且我，我底身心……我的一切已完全……許給了一個人了呢！」

「露綺！這是真實的嗎？……」他說後癡呆地望住她。

「誰欺騙你？我的一切已許給了革命，革命之外我已接受了一個人的愛情！啊，告訴你，我眞名是叫薇姑呵！」她禁不住笑了，兀自匆匆地向前走去。

這有什麼辦法呢？他完成了一幕愛的滑稽劇，一幕在崇高的悲劇之中的可憐的插話。單戀是苦痛的，可是牠是聖潔，牠是清白的犧牲者，牠使愛情超脫了佔有慾以上。

可是這亦是慘酷的心的肉刑呵！他靜靜地流着淚。時間亦靜靜地隨着他淚珠流去了。突然，在司令部的方向起了一陣鎗聲和騷擾，他站起了，這一定有什麼變故！他熟練地矮步向行營奔去，而且立刻要拔營點名的呢！

他喘吁吁的奔到那邊，祇見秩序是混亂了兵士們在喊着：

「拿刺客！拿，拿住那強盜！」

「怎麼回事？」他看到司令的一個衛兵問。

「司令……司令被刺了！……我正找隊長。」衛兵慌得滿額都是汗水，斷續地說。

他怔着，蹣跚的隨着衛兵到司令的幕營裏。

「呀！不中用的了！」他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慘白顏臉的司令，他喊着，司令已經完全斷了氣。

「暫時收殮起來，移到府裏去。同時打電報報告總司令。」前敵副司令的臉蹙起，這是驚駭和憂愁所拉長的臉型。

「報告副司令，刺客已拿到！在外面候審！」一個衛兵對副司令行了敬禮後稟報着。從他的話聲中可以聽出他的

驚惶。

朱明先繞出幕外，心狂躍着。

約有十數個兵士，擁着個青年，他早已反縛在楓樹下，楓樹上掛着的提燈晃着，更形成了急迫而悽痛的境况。他靈活的眼泛出譏笑和輕蔑的光來，微微地含着笑，使他清秀的臉更形成溫和而美麗。滿身已經都是泥血。

「狗賊！你敢冒充軍官，來此作刺客！快供出誰使你的來的！」副司令到時，他張大了兇惡的眼向他喝問着。

「哼！我是殺民衆的敵人！我是爲了革你們這批混蛋的命來的！快殺！你問我是沒用的！」這青年昂然地說着。

副司令的臉氣得紫了，他咬緊了牙關，命令衛兵搜他的身藏。等衛兵纔離開時，即刻拿着駁壳向他的面部射盡了一排子彈。

從青年的身上除了幾粒子彈外，尚有一封開口的信，副司令拿來拆了，這是幾張水綠色的破舊的信箋，字跡非常娟秀。朱明他移向副司令的身後見到寫的字句後幾乎站不住了。

心愛的！

我已入了倪軍，我的遭難你知道了吧？家父，二個哥哥的死！

我不哀悼他們，可是我爲着我們的軍力發戰了，倪軍的實力是很雄厚的，而且我不得不着機會去代他們復仇，爲民衆除此蠱賊！你應該代我分任一肩的責任，假若你真承認我是你的愛人！

望你積極進行……我正待你取這逆賊的血來紅唇，讓你儘情地沉醉地長吻呀！

——薇姑——

副司令正讀着信，這時四周都靜寂，遠遠炮聲都息止了，司令部的官佐們列成二列行的站着，連衛兵們的腿都站直了，只有副司令的粗澀的聲音呢呢的響着。

「砰！……砰砰！」自副司令的背後響了三響手鎗，這時副司令隨着鎗聲沉重的倒向地上，朱明剛閃過，他慌忙的去扶起副司令來時，從暗薄的燈光睥起在喊追的衛兵之前，一個白衣的女子在奔着，全身的血從爲刺客而冷凝，又急激的循環了，他害怕，他神經過敏地想着那個奔着的

女子是露綺，他焦急了，要怎樣去救護自己的愛人呢？他的手脚都軟痿了，他伏倒在副司令的血泊中，他樹不起腿！現在他應怎麼辦呢？他無意識的去觸着副司令的手，那已漸漸冷了。他在預祝着這女子不是他的露綺！若是露綺那讓她逃脫罷！天是會赦這英雄的女子的！

在楓樹前，淡黃的燈光照着橫在地上的刺客，刺客前倒橫着的是副司令，在副司令身邊跪着半狂了的朱明，剛纔這裏的人多去追刺客了，剩下的這半鬼蜮般陰森的四周。

「砰！……砰砰！……」鎗聲響了，朱明所不願想的，不敢想的追擊，現實的在他耳前響了，他似乎看到露綺向他伸出救援的手，這尊貴的，崇高的處女的手指，他站起却重跌倒地上，他一定要去救援這無罪的女子，可是他抬起眼從對方的黑暗中看到人羣走來，那煩囂的聲音使他想走去的腿呆着。

脚步多快，在朱明就希望他慢一秒，這一秒的代價要多少，他都願意出，可是現在在衛兵之間不是抬着個白色的女形的屍體嗎？他想奔前去認清，可是脚仍站在原地，

他的心，臉，意識都被女屍的白衫染白了，和待決犯般等着處死！

「啊！」朱明失神的倒了，他所不敢豫想的事終於實現了，這露綺的屍體！從他的眼中冒出酷血的瘋狂，他喊着，一面從腰間抽出「駁壳」向自己的頭打了，連衛兵的救

護都不及。

夜展着嚴肅的黑幕，在楓樹前的地上滲着血液，提燈的光不祥地照着犧牲者們的屍體！屍旁的人都被催眠般呆着，多靜寂，陰慘的四周！

二，二二修作。

曾仲鳴先生近著

藝術與科學 實價三角

全書分「藝術與科學」「藝術與民衆」等十四篇，約五萬餘字，用道林紙精印。著者議論透澈，文筆生動，詳述藝術與科學的關係，及和人生自然的關係。空白處，更填以著者小詩，別饒風味。愛好藝術者與愛好科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

總代發行處：未央書店

普陀海浴

春苔

雪浪：

今天早晨多雲，不見好看的日出。我以為，只要看去不會下雨，今天正可去爬佛頂山了。佛頂山是普陀最高峯，我們到這裏以後，每天瞻仰，而又每夜得他燈塔的指示。哪裏曉得，雨是沒有下，而猛烈的太陽又出來了。這樣的太陽光中，不宜長時間的爬山，而且這樣的太陽，正是要下雨的預兆。我們改變計劃，覺之躺進床帳中找他的老朋友姓書名本的啞先生，我坐在窗口對長空想念朋友，寫信給他們。他們者你們也，我在此窗口對此長空寫此信。

我寫給各人的信中第一句，好像第一次寫給你時一樣，總是報告「我現在是到普陀了」。寫下這句話以後，就未免要想到這位朋友的意見。忽然歐洲，忽然中國，忽然莫干山，忽然普陀海浴。年紀已過三十，不想想所學所用；國弱人民肚子空，見了一點沒有感動。雪浪，你是可以瞭解我的，不過人家不免有點不懂，所以我在給懷璧兄的信

中說：

「我如此治遊荒唐，自知有負諸友厚望。不過我生成如此身手，擔不起顯已拯人的重任，沒有能力而勉強出之，反增加我禍國害民之罪。平生只求剴刻警戒，勿流於頹唐與腐爛，盡我所有些微能力，鑽研學術，有一天畫得一幅好畫時，我敢告慰老友們的期望，而自信是功過黨國名手了。」

一片真心，說出來又成了冠冕話了。其實，我對你可以說得再痛快一點，治遊就是治遊，自有我的道理，這是不能與顯已拯民這類事業相提並論的。能夠理解的朋友，聽到這話以後必可瞭解我了。

○ ○ ○

寄信去時，找回了昨夜買酒時所留鈔票的餘數。欠水果店的錢也付了，使他不曾被酒店老班所笑。又買了花生米豆腐乾，回來就吃，還是我在大佛寺的老脾氣。

到了普陀不可不看小鵝鴿。

這種小鳥比麻雀還要瘦小，見了他的清秀姿態，麻雀是臃腫得像個多嘴婆媽了。顏色黑白相間，如烏雲蓋雪。尖細的嘴，尖細的尾，尖細的兩腳，在沙灘邊上行走，敏捷得無以形容。我們從南天門出來，沿金沙行，遇見這種小鵝鴿。他們是五隻，似乎是在尋食物。他們不像麻雀的跳躍，左右兩腳交換步伐，迅速幾不見足形，而進行比麻雀的跳躍還快，然而身體不動，只有頭尾的俯仰搖擺，表示喜悅而已。海浪來時，他們也不讓避，任其海水浸到腳幹。當浪花高漲時，他們飛起來，轉瞬間潮水退回時，他們再在這溼沙上行走。

他們團體進行，友愛萬分，一個飛起時大家都飛起，飛的時候尤其是飄逸可愛，只是我追隨莫及耳。

順金沙走，見一漁船泊沙邊，投錨岸上。船中烟火隱約，是在預備晚餐，想今晚就在這裏宿夜的了。

灘邊有庵名白蓮臺。因時間已晚，沒有時間去看。上

石級，向東面走，將過嶺，有大石，孤立草地上，有和尚坐在上面乘涼。經過這裏，就可同時聽到山的北面的潮聲；再走，則山南浪濤漸漸消失，只聽到接近的一面的聲音了。這已到了紫竹林與潮音洞，但離住處尚有三五里，於是我們兩人急步行走。手杖支地，得得有聲。由正覺庵邊，天福庵邊，回到潮陽洞，月光滿照窗前，滿照海面了。

九月二日。

昨晚預告茶房：「明朝的稀飯提早些送來，」他回答：

「老班，曉得啦。」

早早的吃完稀飯以後，我們就出門。你猜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

身上是短衫褲，腳上是布底的和尚鞋，覺之與我每人是一條拐杖在手。他的是本質素色的老藤，我的是珠紅漆的，本來都是進香的老太太所用的手杖，擊在我們的手上，自然是別樣神情了。

「老班，要轎勿？」

「老班，坐轎開。法雨寺，洛迦洞，梵音洞。」

我們是走向佛頂山去。

沿山行，街名玉堂，據說是明萬歷年和尙玉堂所築，故名。至法雨寺前蓮池旁，有逸雲庵，從此折向西北，地勢漸高，這是錦屏山與雪浪山間的山嶼，山嶼路短而比山脊少險阻，故山路多在山嶼。雪浪山以滿山白石，起伏如雪成浪得名，你也名雪浪，是不是你愛慕此山，或愛慕此二物，所以取這個名字嗎？山路甚寬，完全是整齊石料鋪成的階級。我們得勇氣的鼓勵，並無顧慮遲疑的需要。無意中回頭看時，望見林木梢頭，山海圖畫，展開我們面前。我們是居高臨下，所以海面增闊，而山後青山，從來爲前山所遮蔽者，都可看到了。遠處，朱家尖邊，素來只以爲是沙地一線者，現在知道沙灘之廣闊，而田畝村落之茂密，亦得窺見一斑。有如三歲小孩，爬上高凳，知道桌面上別有天地，大人對之，似覺可笑，但亦正可羨慕呵。路邊又是一個化身塔，這是焚化死人的，與我們活人無涉。

半山是雷祖殿，有泉清冽。巖壁苔彩變化，其色調與花紋都是很好畫材，不過，每見美景，總是讚歎一聲便完

事，有如飛鳥過池，留得瞬息印像而已。我在各處跑路多了一點，對於旅行所得的印像更是不能很深很久了，見到事物，似乎與某處某處的都有點相像，究竟與什麼地方的相像，異同若何，却有點模糊不能說了。非有十分特異的景物，不能保留特異的印像，而自己偏是最平庸的一個人。我常說覺之看書太多，必有讀新書而覺無甚新奇的悲哀，正是相像。這路亭的石凳上，坐一個老道，鬚髮散披甚長，面黃肌瘦，而兩眼鎮定，閃出光芒，皮膚皺摺，絲絲畫出清逸氣概。這位老道給了我特異的印像。不過他也是過路客，我告訴你以後，你想見到他就未必能夠；而且，如果早一刻或遲一刻到此，我也不能見到了。天下新奇如此之少，遇見的機緣又如此之窄，還加我想像能力又如此之弱，真苦死我想學藝術的職務了。賣藝而沒有新資料，有如廚子炒空鍋，杓子打鍋頂嚮亮，掛下自己口涎一尺長，騙人說是真好吃，只把這口液，給乾烤紅熱的鍋子當油醬。（諷吹牛家也。）

話說開了，我說這道人該有何等豐富的經歷，可供我參考，做我賣藝的資料。不過，你明白的見到，對於這位

道人，除描寫他面黃肌瘦這一套浮面的，美其名曰寫實的，爛調新八股以外，還能想象出一個半個字來敘述他的究竟嗎？

自幼以來，我受過一點所謂新的寫實的教育，析理則求科學態度，作畫則實物寫生，於是偷惰成性，想象力毫無，遇事必有寫實的西洋鬼來操縱我了。中國的與印度的構思方法，在我的血液裏絕種了，苦死我還想撐起藝術家的骨架！

倒是西洋人，幼年時還有童話神仙故事可看呢。

對於這位道人，雖然覺得印像特異，結果還是沒有所得。

我還是說別的罷。

路亭後的樹下竹邊正在搭茅屋了，這裏住起來何等滋味呢？可是這裏山地中更高更遠的多着呢，還是再爬上去吧。

巖石漸漸的奇怪，題字漸漸的多起來了。山路陡轉，四周都是怪石，說他們都有慈悲佛相也可以，但膽怯的見了，被他們的怪相嚇得從石級打滾下去，倒是也有道理。

其中有一塊大石上刻「海天佛國」四個大字。上面，好像什麼大秤的錘子，圓錐形，刻「雲扶石」三字，他佔據周圍巖石的最高處，高而不墮。

遠望海景，更闊更好了。我們來路的法雨寺，千步沙，以及所住的朝陽洞，都清楚見到。然而這還不過是往佛頂山的半路呢。

再上去，樹蔭濃密，日光透射，斑斑落巖壁上，而一路巖壁每有空處，必有題字。

我竊笑，這種題字的遊客們，徒步上來的能有幾人呢？然而他們卻是得意洋洋的來讚歎景物，以為超出凡人，天賦眼福了。不知忘記了自己是坐了轎子，靠人抬上來的呢。可是，笑看人家，卻不摸摸自己的頭皮，我何嘗不忘記了汗喘運石，建築這道路的工人們呢？肩無重擔，手不提什麼東西，既無風雨又避烈日，爬了這一點高度算得什麼呢。

○ ○ ○
佛頂山上有慧濟寺，與前後寺稱普陀三大寺。在此高山頂上，人跡稀少，而菩薩也難到來的地方，總以為是簡

陋一點的了，然而高殿敞宇，石碑大柱，幾乎與前後寺髣髴，想見當時工程之大，以少數人的意思，其勞民喪財，且非中山陵所能比擬。我以國民黨的立場來說，恨起來把這寺院改成浙江省定海縣普陀第幾區黨部，或者住進一營兵，門口掛起藍底白字的牌子，一切碑柱匾對，紅牆黃瓦，都刷成青白顏色，寫上天下為公或同志仍須努力幾個字，而且把門窗桌椅都給我們的國民革命弟兄們燒飯吃。不過我想這廟宇也是當時信仰的代表，那專制魔王既已消滅，所留寺院不妨盡力保存，正如時代有一天變換，有人要毀壞青白顏色的時候，我們也要拚命死爭，盡力保存的。

○ ○ ○ ○ ○
慧濟寺門口有一塊新碑，刻印光法師所作的「鎮海李雲書太夫人然鏡照海記」。

這燈塔在佛頂山上附近小峯，名菩薩頂之上。我們從寺前小路下降，樹林深密，巖上刻佛號，斧鑿鋒稜已去，蒼古耐玩。新種柏樹秧兩行，十年以後，當能別添幽趣了。

經草地間小路，上坡十餘丈，即到燈塔。走上石磴數

級，入門，見塔周均有玻璃，中掛玻璃避風提燈四盞，是燃點煤油者。天將暗時上燈，直至天明，四盞同時燃點。據碑上記載，李老太太捐公債票六千元，作建造與常年消費之用，使漁船黑夜辨別方向。

○ ○ ○ ○ ○
塔前有屋三間，亦小小佛殿也，清潔無比，管燈塔者住在這裏。這和尚是一個歡喜和尚，成佛時一定成歡喜佛。他穿僧裝短衫褲，舉止言笑，還留小孩氣概。當我們從山下走來時，他就招呼，指示，不勝其麻雀似的活動喜樂之態，他連聲的說：

「這裏是燈塔，那裏是慧濟寺，去，去，先去嬉了寺，再來看燈塔，吓？」

他的口音完全是上海浦東的土話。和尚而說上海話，印像已不能很好了，浦東土音，說孔夫子為孔火子，似乎是小兒說話口吃的樣子。成年和尚而有小孩言動，我頗想疑心他是浮淺佻達的一類，所以我們點頭應他一聲就算了。我們進寺去，他也跟了來，又是熱烈的講解給我們聽。

我們只管自己遊寺，他在院中與別的和尚說話，只聽

他高聲獨論，自己講得津津有味，而別的和尙沒有回答，也沒有傾聽他之意。

等我們走到燈塔邊時，他急步追來了。原來這裏是鎖着，木柄的大鑰匙在他手上，提了鑰匙的繩子打圈當玩耍。他在寺中時，見到我們出來，但他津津有味談論未了，所以沒有立刻同出來。

看完燈塔以後，他就請我們坐坐。三間房子沒有什麼可看，坐坐也沒有什麼意味，所以我們走了，可以多跑別的地方。正巧雨點驟下，他追出來留我們回去。山高，雲便低，就是離天近了，所以山頂上比平地多雨。和尙仰頭伸出簷外，去看正在下雨的天色。他說：

「天有一點雨的，坐坐再去。這幾天的雨不會長久的。說着總是帶跳帶搖的小孩姿勢。」這裏夏天漫漶涼的（他讀風爲蕩），有空來坐坐（每說總請人去坐坐）。

「你的飯食是慧濟寺管的嗎？」我問他。

「米到寺裏去擊，自己煮，要吃小菜，去擊也有格。夏天蕩涼，冬天末，冷格。來看看房子！間間走得通格。」他說着這邊那邊的忙亂開門。「後面也有一個水缸，吃

格是雨水，留起來兩缸，夏天也吃伊勿完。」

他事事滿意，絕對樂觀的樣子。說到水缸，他又說要爲我們燒茶了。我們肚裏有一點心事，出門前沒有兌錢，身邊沒有角子也沒有銅板，所以慧濟寺茶房送給我們熱手巾時，我們沒有辦法，而且要我們請坐吃茶，我們就不管雨點已放時節，立刻逃走了。這位燈塔守者的天真態度，不是爲了茶資而留我們吃茶，可以絕對相信的，但我們實在不需要他專誠燒起茶來，所以我說：

「阿拉勿吃茶，今朝天氣風涼，不口渴。」

「真格勿口渴，真格勿燒啦。」他把手上的銚質缸蓋仍然放在方形的士敏土水池上。這樣高山上運一隻水缸來，當然是用士敏土，塑一個池，來得方便了。「這裏來的客人總不坐長，所以不周不備的。」

「你到這裏管燈幾年了呢？」我問他。

「兩年了。以前在別一個寺。這裏一定是要本寺子孫可以管，有煤油，有房屋，火燭等輩，不好不小心，煤油還好偷賣，所以外人是不好來管的。」說到這幾句時，他很嚴重了。年紀已三十多歲，而至今還是不識不知的這位

和尚，不得不然的也知道一點人事了。

佛國是淨土，然而還是不能絕對的清淨。

雨已止，我們欲繞獅子洞，古佛洞，渡飛沙壩而至梵音洞。和尚指示我們路徑，而且說古佛洞可以吃飯，如果趕到梵音洞，做點心吃也還有的。

出門就見茅路，一望而知是到飛沙壩去的捷徑，於是從這小路下山。山斜而路多在巖石面上，我們兩人都滑了幾丈，不過這倒增加了我們的速度。回頭看菩薩頂的燈塔，又高又遠，我們走了不少路了，然而飛沙壩的前程還是渺不可接呢。曲折泥路有好幾條，有的在傾斜關節是鋪石塊的，卻不知道哪一條是幹路，哪一條是支路。遠遠望去，有圍牆，有房屋，猜想其中一個必是獅子洞了，走近去，門是關的，只見見澗水由巖石邊流入牆內，又由巖石下流出牆外。也許這是獅子洞，但看去沒有什麼必要，不值得去打擾了。再過去是真實的茅蓬，一間茅屋，屋前圍泥牆，板門靜閉，扁豆藤從牆頭掛下來，為門前結彩。對門小溝邊是一樹芙蓉，初白後紅，滿樹花朵。門上沒有庵名

，圖中亦無指示，這樣的好地方，使我禁不住想知道關閉着的內容。我從門板的條條間縫中，望見一個灰色寬袍的和尚，危坐簷下，其餘什麼也沒有了。

再走下去，又見一庵，門前竹葉搖曳，竹下籬邊，一個和尚在淘米。我向他問路。他回答，是山東口音：

「這裏不是獅子洞，過去一點是古佛洞。打這邊走。」

「請教這裏是什麼庵名。」

「這裏是寶稱庵。你們是佛頂山下來的，從那邊走下是大路，不是這裏走的。過去，出山壩靠左手，有涼棚搭着的，就是古佛洞了。」

黃泥沙土間種植的只有山薯或有一點豌豆。這大路就引到海邊，見到浪花飛濺巖石嶙嶙的海岸時就到古佛洞了。遠望海水闊處，島嶼布置別樣局陣，蓋已到了普陀山的他邊也。

我們預計在古佛洞午餐，吃飯沒有角子不要緊，給他一塊錢好了。吃了飯可以往梵音洞。

進寺，正看到他們開飯，看到他們坐定在吃。我們怕說「我們在這裏吃飯了」的一句話，這是什麼心理，我亦不得而知，或者是怕聽到拒絕的回答，要吃飯而被拒，似乎特別可恥。或者還有別的原因。總之，我們怕說這話；因為和尚們都在吃飯，所以茶也不送出來了。我們想再到梵音洞去，不免太遠了，還是先回去吃飯，下午天氣好再出來，多走一個千里沙也不要緊。於是看看佛洞。

這個洞有點奇特的，平地上是一塊石板，約有兩間屋的大，下面是空的，如一個大殿，有石級可以下去。中供佛像，是一個和尚的乾瘦屍體。裏面不甚黑暗，因進口頗大也。

○ ○ ○ ○ ○
「昔時行船失了針，至今猶在海中尋；若還尋得原針在，也費功夫也費心。」

這是我在古佛洞抽得的籤語。籤上註明是下下，但這最合我的人生態度了。我的人生，取海底撈針的態度，只要心意中有針，不論是海是洋，就值得盡此一生去撈他。撈不到是本分，費了功夫費了心，倒是不枉過我的一生。

以前家中爲我求婚姻籤，其中兩句是：

「採得衆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他們說：「你看看，菩薩也問你再不討老婆生兒子做什麼？」

我回答：「如果有一天釀了蜜，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何必沒有蜜先愁沒有人吃呢？」

近來的菩薩也功利主義得很呵！

○ ○ ○ ○ ○
飛沙壩原是一個海峽，梵音洞所在的青鼓磊是普陀島東面的一個小島，與南天門之爲島南小島一樣。現在海峽的沙灘淤積，由風向的關係，飛來沙粒，必在此掉下，積少成多，終於使兩島相連，而成爲壩，故名飛沙壩。據說黑夜人靜，到此細聽，可聞細沙粒墮地之聲。

這飛沙壩足足有三里之長，沙粒微細，大約是將有變爲泥土的可能了；然而至今還是粒粒鬆散，毫無黏合性質，腳踏下去，沒有抵抗力，不但沙粒入鞋襪，阻止行走，而且發出了左腳，後面的右腳收不回來趕上去。拔一腳，陷一腳，十足費了我們大半個鐘頭。倘若我看了自己的笨

相，罵一句「這個笨駱駝！」不免太恭維我自己了。駱駝到了都市，被人笑罵；人到了沙漠，駱駝同樣的笑罵「這個笨人！」的吧。我覺得，罵我是人，比罵我是駱駝更凶了。

沙中有一小橋，下雨時必定是流成小谿，因為這是兩山之壩，雨水從這裏流出也。沙面除無數脚印外，還有細微波紋。這裏高出海面二三丈，潮水是不到的了。這波紋當是風力吹成，與大沙漠中所有一樣。

沙面上有兩三種小草，盡力的做他們耕種的工作，沙面上幾乎遮蓋到大半了，總有一天，這沙地被他們耕成肥沃的土壤。其中一種是禾本科小草，入土甚淺，不要什麼水分什麼滋養料就可生活。還有一種杞子一類的小灌木，鉛青色的葉，茄花色的花，簡樸暗淡已到極點了。明知道他的根株不能養育全身，所以各枝條都倒在沙面，生些小根，各自吸收一點水分，以助全身，還可藉此躲避狂風的攻擊。

我們踏在這種小植物上，所以能夠免去陷在沙中。

○ ○ ○

經千步沙走回，昨日我用手杖所劃的痕跡，早已被潮水洗盡了。

○ ○ ○

午餐後，看太陽猛烈，梵音洞之遊又要等到過日了。近來每天午餐後總要睡一回，太安逸了，所以想加以節制。覺之呢，除出到外面去跑路與洗澡外，在房中的時候，就是在床中的時候。他拏了書躺在珠羅帳中，海風正對他的床頭，日夜的吹着，他一點不怕冷，也不吹成病。初到這裏的時候，房中指定兩個床鋪的位置，於是他就指點門口正對海面的一個對我說：「這個給你，可以吹風。」我看了不免害怕，所以回答他說：我不能要這許多風，倘若你喜歡，給你。怕風時可以關門的。他說，「你不要，我要的。」他從此吹風，這扇門，除我們出去時以外，人在屋中時，從才沒有關過，他也就從來不拒絕這海風。他在床中時，沒有聲音，沒有舉動，我總以為他是睡着了，有事叫他，卻一聲就應，不必第二聲。說他是沒有睡着嗎？他是承認這樣就在睡眠中的。每當閒空時節，我愛走來走去，或者做些這個做些那個，他卻勸我「睡一睡吧！」

而且常常鬧揚不健康是因為沒有睡足的緣故的理論。我每於大早起來看日出或偶然半夜起來解溲，雖然聲音甚小，他總是聽到，而且每早報告昨夜我又又有夢話，說的是紹興土話或法國話。

當他這樣睡眠看書的時候，我就在窗口抓東抓西，翻翻書，寫寫信，時間也就消磨去了。

○ ○ ○

「到哪一個沙灘洗澡呢？」我問。

「今天不到千步沙吧。換一回那個去。」

第一次到千步沙洗澡的時候，對了浪濤滔滔，我發笑的說：「覺之，你不要提一個頭顱回去！」正在他欲諦聽我的時候，我又接下去說：「今天的頭顱是我的了。」他於是發笑，知道我說怕浪的意思。

頭顱是有故事的，還是在天福庵住的時候，我們在庵前洗澡以後，沿了水沙，隨便走走。你所知道，我的眼睛，不比覺之的專顧內心生活，開着也當閉着的，我卻是喜歡不計利害的東看西看。忽然覺得很遠之處有兩隻眼睛在看我，於是我就凝視了，其結果覺得連鼻子也有的，於是

我對覺之說，我們往那邊去。走近一點以後，沙地上，雜草邊，顏色與沙色相混的頭顱，輪廓可辨了。我們走近去，拏了起來，重極了，因為裏面有沙很多，還有許多樹的細根，從外面一直生進裏面。我們大略把樹根抽去幾條，沙泥倒出一點，就思索帶回來的的方法。這是一個男子，因眉下骨有稜隆起。看年齡是三十上下。上顎齒全，有一個門牙將要掉下來，這是肌肉腐爛以後才掉的，並非老年脫齒而死的。下顎骨是散失了。腦骨不大而牙齒長大，多半是一個苦力的職業。看頭中有沙，是泛海或捕魚淹死的，被潮水沖來。但枝枝樹根，不是混入，必是生活的樹根，當埋葬在土中時，生長進去的。也許先從海中浮來，後來被沙淹埋，再長樹根，也有萬一的可能。不過，這頭顱至多是死後二十年的。

怎麼樣拏了回去呢？完全坦露的拏來，一定要使人驚奇，或者還會被人用許多理由來反對。藏在我們所穿浴袍的懷中，如此體積，還是遮掩不住，於是把各人的手巾兩塊包了起來，覺之托在手中，像是一包衣服，像是沒有什麼的拏回來了。

掣到天福庵，就包上報紙，繫以紗帶，當一件行李的提在手中，人家毫不爲意了。

到了朝陽洞來以後，又將所剩的樹枝沙泥取出些，拂拭一過，又包了起來。

今天去洗浴，正是大潮時節，大概覺之又從千步沙的名字聯想到我怕頭顱被他在手中托了回來，或者從頭顱而聯想到檢得頭顱之地，所以說今天到那一個沙灘去洗浴。

我現在知道，這沙灘名爲塔前沙，因爲是在太子塔前之故。地圖上沒有寫名字，不過指南上是註明的。千步沙在朝陽洞之北，而塔前沙在南。塔前沙中有巖石，分沙爲二段，天福庵前的是南段，我們去游泳，因爲較近，就在北段。洗了一回，正是大潮時候，必須刻刻注意，爲安穩起見，我們走向裏面來了。浪濤衝激，水邊的沙灘較高，

成了一條小隄模樣，而隄內又有淺水，清澈見底。我們就在這裏游泳。這淺水經太陽曬了一天，水如浴盆的熱水，我們躺倒水中，不浮不沈，正可浸沒全身。彎了兩臂，填在頭下做枕頭，舒服極了。惟有小魚陣陣來纏繞，一經仰頭舉足，他們便魚貫逃跑。

潮水陣陣打入所謂小隄，浴盆中的水漸滿而漸涼了，終於把小隄也淹沒了。原來沙灘都變了滄海。

○ ○ ○

月色一天比一天好看，我們又在涼臺看月暢談。

今天不免疲倦，要早點睡覺了。一則早晨起來很早，二則爬了佛頂山，洗了澡，寫了信，還在天初明時畫了一張水彩，所以要早點去睡了。希望夜裏夢見你。

照 九月三日。

各人造各人的命運

僧 見

春苔吾兄

我暫時做了生物學家。四五年前，我對你說這是假的，而今弄久假的，暫時變為真的了。

我替科學月刊寫的文章是討論生物的長生不死與返老還童的問題，我敢來討論這類問題，你想好笑不好笑呢？我告訴你這件事實，並非如時俗的要誇張博學，只因爲我在那節文章的結尾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是：「各人造各人的命運。」這是我歷來的思想而漸漸證實的，不但心理學的研究證明我的這個意見，即生物學也是證明這句似乎很不相干的話。這封信裏要與你討論這問題，所以先告訴你「各人造各人的命運」的一句話。

童年時候，我因種種環境的關係，使我假定一切都我手造的原理。我認爲我可以作爲一切。這是一種誇大病，人人都有的。但年事漸長，一方面受有壓逼，別一方面則又更覺自己的有能力，至少，對別人沒有能力，對自己是

有完全的操縱權力的。所以我對於自己是完全的主人，一切一切都必經自己理智的審察，如法律一般的奉行。

你曉得我早年喜讀佛經，我於佛經毫無研究，但我一讀到佛經時，即深味所謂「三界唯心」與「萬法唯識」，及「自造孽障必自己方能消弭」等等零碎思想。我深信自己對自己有完全能力的理論，於此漸漸確定了。到法國後頗受物質的影響，覺物質能力甚大，於是自己的根本信仰有些動搖了，但我不願屈伏，乃欲在心理學中或哲學中求解決，同時涉獵文學藝術，亦無非想找我信仰的證據。年來亂七八糟的隨便看書，每於無形中或無意中堅確我的意見。自然，這是心理學的功勞最大，但文學藝術的幫助也很不少，因爲在文學藝術上特別注重個人，我看到所謂個人的創造力竟有如許的能力作爲，而心理學則更指出我們的一切觀念皆是我們自己造出。最重要的，時間與空間也是人造，而非本有。即使與我們的能力有最大關係如

記憶力者，也是我們因方便而造出的，所謂喜怒哀樂之爲人自己所造，更不待說了。

但我究竟不敢輕易相信書上看得的這種理論，我要有事實的證明。去年到了巴黎，我即選定了病態心理學的功課，於是常常到醫院去看病人，果然，書上的話是真實的，事實在我的面前證明了。這些病人真奇怪呢。有些是常常是在惡罵，其實他們並沒有見到什麼人。有些則可自由已催出病狀，又有人說自己沒有腸胃，而他們明明是有腸胃的。更有無緣無故的覺得十分苦痛，而自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的。這種病人，我已看了七八十，他們的病痛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心中造出來的。

或者可以說：病人不足爲據，常人則並不由於心造。這是很容易證明的，我們所謂常人，一切情態，與瘋狂完全相同，狂人是擴大的常人，根本是一樣的。這一點是許多心理學家都證明了的。

我更觀察我自己，觀察我四圍的人，無不證實一切都是各人自造之意見。「各人造各人的命運」這一句話，遂爲我常說的口頭禪。我想起來很好笑，讀書十餘年，所得

結果不過是證實了少小時的一種感想。人的神奇真有些使人莫名了。

我以前亦已十分的爲我自己的主人，但沒有如現在之甚，我全是我，一切一切都是現定的，有些時候一切喜怒哀樂之情都可以自己來節制。這自然不能完全的節制，但發過以後，我即丟開，曉得這是我自己造出的，應該由我自己消滅之。我於是得有爲我的主人的快樂。這種快樂是什麼都不能來比擬的，因爲這是十餘年來的結晶。

我說了這許多關於我自己的話，嘵嘵使你討厭吧？但我不是炫示我自己，我是要來說明我那一句話，更在想請你將從前的事情丟開，完全再造一個孫福熙。我深信自己是可由自己創造的；從前的自己，自己可以自由消除他。爲什麼呢？因爲自己所造的身心，好比造機器的人，可以泰然的把機器拆開，若非手造機器的人則沒有如此容易了。所謂人格，精神，心理，情感……等等，完全是機器，不過是十分精緻的機器，非造他的人不知其機括，而亦只有造他的人方能拆散他。這個工人就是自己。

我可以造我自己的命運，所謂主宰的上帝，或氣力蓋

世的大人物等等，都是假的，至多只有幫助的次等能力，主要能力是自己。

再談到佛經，佛家從不說自己以外有主宰自己的東西，不像基督教之有天主。佛是人人可為的，非如天主之只有一個，佛家只勸人自己薰修，不能借力他人，他人可從旁幫助而已。只有自己能救自己，只有自己是自己的主宰，我所得於佛經的只有這一點。我不是將這話作玄說看，

這話是事實，這是由各方面證明的。

這一句話不知重複了多少次了，其實即如此重複，我的意思沒有說出十分之一，我常感到我的表現力的薄弱，我寫的講的，不能達到我所想的。請你原諒我的拙劣。不久我們相見時，我們可以時時討論了。現在暫止於此。

祝你旅中快樂。

僧見

曾仲鳴先生近著

法 國 文 學 論 集 出 版

文凡八篇 都六萬字

~~~~~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定價六角八角兩種  
~~~~~


來與去之間

李 風

一 不重要的出行

我覺得自己出行的時候已經到了。

走吧！離開此如夢之杭州。我應該生活去，我應該體驗去。於是，勇氣來了，這一天，我也會從許多送行者的那種希望的或是淒愁的目光之中，迅速地走進一輛三等車。還有些什麼好令我留戀呢？西湖嗎？人情嗎？家庭嗎？啊！這一切誠然都使我醉心，但是，我要生活，我也要體驗。

大哥與大嫂，這可憐的一對經濟的囚徒！他倆對我的企望真太大了。我是一個沒用的東西，我是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得的呢？然而，他倆終是如此期待於我了，我底天哪！

「你以為南京那地方，就一定比杭州更適合於你嗎？」大哥站在待車室的門口，雙手正拆着天橋牌的香煙，會用他底兩眼向我有力的一瞥。

「並不這樣想！可是，大哥！你當知道這是我走的時候了。」我回答他。在這一瞬之中，我有些茫然！啊！南京，南京，可有我所追求的光明沒有？我追求了這許多年了，我曾經獲得的只是罪惡！只是罪惡！哦！光明何處？

談話暫時停止。我從窗子裏望着那些紛亂着的大衆。是的，大衆總是紛亂着的，差不多沒有一個時辰不是紛亂着的。紛亂在他們是頂好的一種行爲，他們紛亂着，他們是有了生活了。我要生活，我不是也就應該紛亂麼？啊啊，這就是宇宙！這就是世界！

雜花在那沒有多大的小範圍內給了我可怕的誘惑。現在是夏末了，你們底命還有多久可以支持呢？青春是不能浪費的，但我們終浪費了自己的青春了。懺悔一生那一顆不應該有而又非常可愛的心。

突然，大嫂發言了。

「三弟！你去是冒險！自己一些把握都沒有，怎麼可

以走呢？」

「事業是要自己去創立的！大嫂，你應該鼓勵我，却不能阻止我。」

「對的，你底話一些都沒有錯。我也並不會阻止你，而且已經送你在車站上了。不過，我總要你想，南京真會有些什麼給你嗎？」

「請你不要這樣講吧！我想我總該出去走走了。」

朋友洪君，這時走了進來。他是一位世界的否定論者，所以事前他對於我底出行，一些沒有表示，好像這是無多大關係的，走也好，不走也好。在他是以爲自己的世界只有自己去創造，要說是去尋一個已經由別的人造好或是天生的如我們各人底理想的世界，那是絕對（假如此二字可以成立）不會有的。

幾個人握了手，但洪君和大嫂却是一點頭。

「今天真去定了嗎？我以爲你總該還有多少天耽擱的。」洪君坐下在一張椅子上，伸手拉了拉那件半舊的西裝上衣。

「是的，不過這件事要在你是不重要的了。」我說。

「朋友！你話是說錯了。人類不應該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洪君的亂髮披在眉尖上了，他把頭動了一動。「你一到重要，就失去「趣味」了。」

啊！一感到重要就失去「趣味」了！

車離開杭州了，大哥大嫂與洪君都送我到月台上。我心裏並沒有比以前清醒，要生活呢？要趣味呢？

相互間一聲珍重，我走了。火車上的煤煙擦繞了我底眼。

「朋友！什麼事情都是不重要的，保持你底「趣味」吧！」

好像聽得洪君的招呼，可是我走了。

二 火車裏的表情

想請我們中國人隨時隨地少表現一些民族的劣根性，恐怕是一件很不容易着手的的事情。在火車中尤其表現得明白。我這一次南京去，算是又受到小小的教訓了。

三等車裏當然很少大人先生，紳士階級。可是多的都是商人市儈，以及等而下之的諸色人等。在目前這個社會中，難對付的不是大人先生，不是紳士，不是販夫走卒，

不是農民，不是工人，也不是讀書的知識階級，而是那些似曾讀過書又想混做一個紳士（逃不了是劣紳）的商人市儈。其實，我並沒有怎樣的理由不滿意這些人，可是恨却恨定了。說他們促弄了我嗎？我在過去和他們發生關係的機會實在不多，可以說是沒有，要促弄也無從促弄起。說是他們的外相就令人不愉快嗎？也不見得，他們這些人或者竟有許多是十二分漂亮的。但是，就因為他們使我不滿意而我不滿意他們了。這就是理由，我底理由就在此！

我有一只小提箱，不是木的，不是籐的，更不是皮的，而是紙的。經過人力車底震動的摩擦，等我走進火車，已經在四只角上有些破了。有些人想，這一定非常不好意思；幸而我自己不會發覺，要是早已見到，那末我也許會在那些時髦的人們之前顯示我底抱歉和不安的吧！我鄭重其事地雙手將這紙箱子舉起來，放到頭上那規定放東西的地方去。可是糟了！一方面我自己看到這箱子已經暴露了它底弱點，暴露了它底本來面目，要想藉外表上的裝飾來遮掩它底醜，再也不可能，當然我有些慚愧，我竟連一只木的提箱都沒有呢？另一方面，啊！可憐的中國人啊！竟

一些感情也沒有地，將他們的殘暴加在我底身上。

「這箱子是紙的，」我對面坐着的一位大商店裏的高級店夥，全身被綢緞裹着的三十幾歲的男人，半笑地向他身旁坐着的女人說。那女人聽了，抬頭望了我一眼，掀了掀她的紅唇，我知道了，在她底眼光下，我是不配列在這周圍的一羣裏了。

女人！謝謝你，因你我更認識了自己，更看見了世界。

「年紀還輕，人也漂亮，怎不顧顧自己的面子呢？」我分明聽得那女人向那男人說，態度有些超於夫妻之上。那男人聽了，也是向我望了一眼，並且在唇邊似笑非笑地笑了一笑。

我底年紀很輕，我自己知道；我底臉生得不很難看，聽別人也說過，自己照鏡子也見過了。只是面子，我到現在還不能明白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東西！顧顧自己的面子，難道我用不起木提箱也一定要我用嗎？我想信這一對男女還不是說我不買一只木箱，而且是在想着，像他倆那樣漂亮人，都得該用皮箱才是呢。承他倆認我爲漂亮了，所以

也得用皮箱，不用皮箱，就是不要面子！所謂面子，帶有一些銅臭，也不見得高明吧！天曉得！

車過艮山門，乘客已經很滿了，但又上來了許多；那男女的視線已由我而移向別人身上，於是我覺着身子輕鬆了些，並且有精神看一幕喜劇。

我底不遠處，坐着的也是一位商人，嘴裏嚼着雪茄，神氣頗足，看起來比我對坐着的那一位，地位又來得高些了，因為他簡直有他些傲然。聽他底口音，我曉得他是紹興人；紹興人之不大好相交是和出名的甯波人比起來也未必有什麼軒輊的。（這靠不住的定理，適用於商人之羣。）

本來他坐着是一個人佔了兩個人的地位，依常理，如果有人尋不着坐位，應該是他商量商量的。艮山門站上來了好多男與女，其中有紹興人也有別處人。有一個非紹興人的別處人見他底身旁很可以再擠一個身子，便不再向前進了。

「先生！對不住，大家擠一擠吧！」新上車的乘客笑着說。

「前面還空着可以擠呢，我又是胖子，地位不見得空

！」他拿雪茄在手裏，淡淡地回答了那人；那人沒法，只有再向前進了。

接着來了第二個向他借地位的人，一開口就很好彼此同鄉。同鄉的事總可以商量，不但讓地位，而且連聲「請坐請坐」地招呼着，更遞過去一枝雪茄，手續完備得很，還要燃着了火柴。

這也是中國人嗎？我底天呀！我可要捫上眼睛了！

三 在嘉興

我預計在嘉興是要耽擱幾小時的。

動身的一星期前林小姐就寫信來，希望我過嘉興時一定下去和她見面。她的要求並不過奢，和我通信已有了四五個月，這樣的要求，自然是有權利提出的了。我自己也有和她一見的願望，這樣，就決定這一天在嘉興停留若干時間了。

事前怕她不認識我，曾寫了一封信去告訴她，在這一天我是如何打扮了來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那一副沒血的臉和一個不大的身體。使她在車站上不致於當面錯過。我之對於她，因了她會寄來過一張小照片，滿以為一定可

以認識她的了，可以不必再去問她穿什麼衣服？立在什麼地方？然而，事情是不能預料的，她簡直不能看清楚，我這個人有沒有走過？我呢，也想錯了，一個人的樣子總不是常久不變的，林小姐是變了樣子了。要不是她和另一位楊小姐回來，那就太好笑了。

「噯！三弟！」我依舊提了那一只紙的提箱，預備見她不着就先去住旅館。一雙不很得用的眼睛正向人叢裏亂射我底殘弱的光，我聽得有人叫我。回頭時，我大嫂的令妹，楊小姐，已經和一位陌生而又非陌生的小姐併立在我底身後。

「這一位林小姐！」楊小姐介紹說，先是向着我的；等我稍爲動了一動我底身子以後，她又向着林小姐去介紹我了，我聽得說，「就是他！」

我愛女人，我並不想在什麼人的面前圖賴或撒謊。但我所要愛的女人是真的女人！不過呢，儘我底心裏是如何想念着，在談話與行動上却完全不行了。林小姐或者已經使我起了愛慕的念頭，而我之不能談話，不能有一種適當的措置，却還是如此。

林小姐在見面以後，沒有和我正式地說過一句話，這在我應該是不可避免的缺憾。她忙着叫划子，南湖，煙雨樓，來回小洋六角。

很想對她有一個觀察，結果是越觀察越不明白。我先看見了她整個的人；接着就只看見一個輪廓了；終於連輪廓也消失，剩下在面前的是模糊。這要說是林小姐太平凡不容易使我保存印象嗎？我可以曉得這是錯誤！她並不這樣引不起我底記憶，雖然缺少些藝術的修養是實在的。所以這一天會有這樣的結果，到還是用我的情緒太奔放的說法來得近乎實際些。

「你就這樣南京去嗎？」問題是可笑的，我不這樣去，又怎樣呢？但我覺得她或者不於幼稚到連一個問題也不會提出，她的感情也一定是和我犯了同一的毛病。

「是的，生活與思想，在今日常常不能一致，我不去也得去了。」我說，我向她看了一眼，楊小姐好像會在這時候對我有一個笑。

話又沒有了。船到煙雨樓前，小姑娘讓我們上岸。一路上是楊小姐和、漫無目的與標準地隨便說着，我攜了一

根小拐杖，只管敲着石子路，她們說了些什麼，在我一些也沒有聽得。我想不出她究竟應該屬於女性中的那一類，腦筋在這時感到簡單而不靈活了。

「南京有什麼在誘惑你呢？」楊小姐說。

「沒有，想去就去了。」我說。

「想去就去！」這是林小姐的自語，我聽得了，看着她；似乎是無意，她也看了我。

「生活總是新的好！」林小姐好久纔從唇間進出了這樣一句。

「不一定，林小姐，我想「趣味」是生活上不可少的條件。」

「生活與「趣味」？」李先生是這樣講！林小姐心裏不舒服了，這是真的。她一個兒站到窗前去。

誤解的說明是不可能的，只有將來了，希冀着能有實在的東西來證明吧！從這一點上看，女人底藝術的修養之不可少是無疑的了。

四 一個晚上

我到了不願意到的上海，而且要在上海過一個我所不

願意過的夜。

本來在嘉興是打算趕着乘杭州南京的聯車的，當天下午十點多鐘可以在那石頭城裏過夜。誰知道林小姐和楊小姐又要請吃中飯，我想這飯是難得吃的了，以後曉得什麼時候還會嘉興來呢？即使來了，又能和她們遇到不呢？就吃了去吧，就到上海去過夜吧！雖然來到上海，自己心裏不很爽快，但一想有那麼一個緣故，也就可以不必說什麼了。

從下火車到躺在旅館的床上這一段時間中，我是什麼都沒有想到，一切慾念，憂慮，酬酢，都被摒棄在思想之外。我非常疲倦，好像從林小姐地方帶來了一種想不到說不出的陶醉，使我在紛擾的羣衆中而忘了一切人間的交情與習慣。

這是怎樣的一個晚上啊！電燈太亮了，刺傷了我底眼；人聲太喧嚷了，震壞我底耳；粉與肉的調和的氣息，塞住了我底鼻；就這樣毀滅了，在大都市的風情下，我是犧牲了無聊地犧牲了。

進過夜餐，我有非出去一次不行的趨勢。由杭州動身

衣袋裏只有十二元大洋，三等車票買到嘉興，再由嘉興

到上海，在嘉興和路上又用去了些，等到上海，明天南京去的火車票買不成了。住在上海吧，我不願，也不可能；南京是一定要去的，火車票也一定要化錢，啊！去，借錢去！

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總還是存在，四馬路到白克路，一定要坐人力車；兩條腿雖還可用，却不情願用。總有一天這兩條腿會自討苦吃，兜上幾個空圈子的吧！

「○○在家嗎？」

「到○○市去了。」

出門，原車到愛多亞路，這位朋友一定在，一定可以借十元。心裏有些歡喜，也有些恐懼，萬一……

「○○在家嗎？」

「在○○醫院裏。」

走，什麼地方去？四川路！車夫拚命地奔，我呢，心在跳了。等車子拉到，我纔意識到晚上他們是不住在這地方的，可是，再沒有去處了。

明天南京是非去不行，因此而失去了已得的職業，那就太無味了，怎麼走？到是一個實際的問題。付車錢，一

個人踱回旅館，且睡吧！路已經絕了，明天早上再說。

我解衣，我上床，我安排了身體，閉了眼睛，我睡了。却不知什麼時候，朋友葉君已坐在我床前的椅子上。和他談話，我還是朦朧地。

「你怎曉得我來上海？」我請他吸煙。定定神，我看清楚他比以前更清瘦了。「生活還是如此麼？」

「你問生活做什麼？不傻也成了傻子了，還有什麼說的呢？」

「不願慮生活麼？明天我南京去不成，又怎樣呢？」

「○○住在西藏路，明天特別快車去南京，你不也去了麼？」

「唔！」我曉得○○現在已經在另外的一羣裏了，我們底一切，顯然與他是不調和的，尋他，啊！臉呢？火車上那女人所說的年紀還輕，人也漂亮，這地方是應該顧願面子了。

「怎樣？不願意！好，明天三等車票我送你。」葉君見我只吐了一口氣，知道我不是很高興去和○○同行，這時買票的義務，還能讓給誰呢？葉君窮，我曉得，他靠

的是顏色與禿筆來生活的，安頓了他底身子，糊了他底嘴，已經不很容易，更何從幫助朋友呢？

「算數！但你怎知道我在此地呢？」問題解決了，我的問題又來了。

「想尋一位適當的Motel，我已跑了二天旅館；今晚在這裏見到你底名字，我就進來了。」

「Motel 尋着了沒有呢？」

「尋着了，就是你。你就是現代的唯一的Motel。」

這是一個晚上，我們相對在刺目的燈光下，誰安慰了誰？我們不明白，我們也不要明白了。不過，假如世界是像我這種人的，又有什麼呢？我情願將世界讓給葉君以及大多數葉君，他們是認識了真的世界的。

五 頹圮了的石頭城

到南京了，我在一個晴朗的下午走進這古城。算是在這六朝的遺蹟生活了嗎？大概不可能吧！南京並沒有給我一個怎樣新的刺激。

馬路只有一條；建築物我不曾看見；玄武湖荒涼了；秦淮河死了；一切古代文化的殘痕，沒有了。可是新的創

作呢？天才的作家還不會產生嗎？等下去吧，一年，十年，百年，千年，萬年，十萬百萬千萬年，總會產生的，新的創作到那時總會完成的。那末，現在呢？哦！我們的石頭城頹圮了！

在南京也不能說是一點兒新的現象都沒有。我翻開電話簿，我見到南京有多少政治上的組織了。這在從前是沒有的。這是好的，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是有多少人在為民族為國家做着多少的事情。我們期待着幸福；期待着和平；期待着科學與藝術的發揚；我們要期待於這些為我們謀幸福；謀和平；謀科學與藝術的發揚的人！

南京還有灰！灰底權力在南京是高於一切的。我們的頭上，衣上，不用說，即使不出門，也能積得相當的成績；但有些人的汽車上也有了；汽車裏的紅唇與繡服上也有了；妖媚的眼睛上也有了。洋樓上不會飄進灰來嗎？也不見得，我曾看到有僕役不停地在為主人拭着寫字檯。在南京的人沒有征服灰，却被灰征服了。自然的勢力畢竟是易於消滅的。

我想逃，逃出這頹圮了的石頭城！

「啊！李先生來了，很好嗎？」某君在我到的那一天，如何熱誠地，微笑地，像是和我有怎樣交情的招呼着我。

「○先生，來是來了，但來得却不好。」我連話也不敢說得很響，因為是南京，我把我自己忘記了，一個渺小而可憐的動物。

「怎樣不好呢？」某君說，其餘還有幾位，像是有故事可聽的樣子，也都伸長了他們的頸子。可惜的是我不會告訴他們如何去誘惑一個女人，或是如何去考究他們的衣服，我底能力，只可以給他們一個不重要的空虛。

「因為你們太熱情了，我却沒有熱情給你們。」我說這樣的話並沒有覺得殘忍，殘忍的是南京，是頹圮了的石頭城，它催毀了我底熱情。到什麼地方，我都是帶着熱情走的；一到南京，啊！我遺失了，不，被劫了！遺失了的東西或許還可以尋到，被劫的東西，却不很容易恢復，我曉得我底熱情將不再會歸來，它已經在我以前被葬到寂寞中去了。

靜默是可能的，空氣突然冷下來了。某君睜着兩眼向

我。啊！我沒有人類所希望的一切，誰要嗎？我只有一顆失望的心。

某君請我吸他那好的雪茄，謝謝，我早已忘去它底滋味了。忘去的事情最好是不要再追憶，你一追憶，它也是會給你一種說不出的苦痛的。我曉得我之不吸煙，是爲了有肺病，肺病這東西誰都厭惡，就是自己，覺得也太不可愛了。

我在南京住了相當長久的時間，帶病地住了相當長久的時間，爲的是要生活，要體驗。然而，生活終於生活不下去，體驗也終於沒有什麼體驗出來，這死的南京，這頹圮的石頭城啣！

「李先生要走嗎？」某君在我動身的那晚上，嘴裏吐出白煙，向我說。

「是的，我現在就要走。」我實在疲倦了，生活嗎？體驗嗎？都興奮不了我，還是任情吧，還是不懂一切吧，那樣也許更適合於我。我是永遠在世界外面的，不知道應該哭還是應該笑。我記起朋友李君對我說的話來了，他某一天寫信給我說：「少注意別人；多注意自己！」是的，

我應該注意自己。

石頭城誘我來又推我走了，爲什麼我會這樣不經意呢？大哥和大嫂在杭州車站不是說了最沉摯的話嗎？朋友洪君不是要我不要失去「趣味」嗎？我錯了，我錯認自己也是一個實現裏的能人。

六 歸來以後

西湖無恙。我底病像輕了許多；我底被壓抑住的心也像解放了。

我看見朦朧的清晨與朦朧的黃昏；我看見淡煙微雨，我看見輕綃裏透露出來的光與色；我看見笑與跳動；我看見了自己的一顆心，一顆紅的心，好，我挽住了美。

啊！西湖原來還無恙。我真想和誰來碰一個滿杯。

「三弟，回家來好的。」大嫂聽我敲門，說。

「好的，我想一些也不錯，我應該回來，我不能出去了。」我的聲音大了，這是因爲在杭州，在自家的大門外。

「你出行的時候還沒有到。」她說。「所以你走是錯了。」

「所以我走是錯了。」我說，「我底出行的時候還沒有到。」

有到，也不會到了。」

上樓，與大哥握手，他也失敗了。但他比我英雄些，他是事業上的失敗，我却根本失敗了，我在生活裏煎熬了自己。他受別人欺弄，暗算，損失了錢；我是被自己欺弄，暗算，所以不但損失了錢，而且，而且損失了心呢。

不久，我遇到從法國回來的孫君。

他說在法國尋不到去路，無從生活；回來了，去路呢？生活呢？還是茫然！他說的時候真是不勝悽愴之情。我相信他並不單是在悲嘆自己，他是在悲嘆我們這一類的人，我們是青年人，死了，生活逼着死了，這算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一些都不會「做」，就死嗎？這太無聊了！

我又想到「趣味」，即使是死，最好沒有顯明的意識，只留一種模糊的感覺就行，我要死，就死了！爲什麼死？那真是愚蠢的疑問。

對着西湖，感受一種自然的趣味；想想自己，也有一種人的趣味，這樣就好了。歸來以後，我如此想。我要保持趣味，我要捉住美。

一九三〇，一〇，一三在西湖。

通 信

一年花事

朱 然

小姑娘：

前天騎驢子從溫泉回來，單是一個人，因為有滿山的杏花，倒也不寂寞。想起去年我們騎驢同遊八大處，情景有些不同了。溫泉一帶杏花之多，出人意料之外，可以與南京的桃花相比。奇怪的是在山上亦生這種花。遊人很少，大覺寺尤多，北平近來天氣真好，但這樣的時期太短，一星期後便是初夏了。崇效寺的牡丹近將吐放，聞中央公園的已經含苞，你們是不能來看的了，又要等候來年。這一月內陸續的是花消息，海棠，丁香，牡丹，紫荊，相繼而來。西湖桃花，想亦正開，我亦不能南下，回憶昨年暢觀的茶花，今年是，那些地方都被炮火所覆沒了。

近來身體好嗎？現在可以多讀些法文，不要整天鬧着小雞小狗玩了。

朱然上

死一般靜的鄉村

春苔先生：

十號就途鄉行，下車已下午六時，距家遠有十五里，路是夠崎嶇的，而且遠遠沒有到半路，天已黑了，向着家裏的幾個工人摸索的又奔馳的走着——如人們用他的整生都在這些事上消費掉，生命是，多麼沒有價值而可憐啊！

這是到家的第二日，因為慣於擔負苦痛的身軀，能夠迅速的恢復的緣故吧，此刻已是有些新鮮的活力了！

此間是古代式的農村，安閒的後面伏着勞苦的影子，這影子亘及幾多世紀也還是留着。

想得昨天家裏用人的一個，路上碰見對面挑筍擔的人時的對話，他們說：

「這是窮人的生活呢！」

「是呀。」

「死又死不掉。」

「活也活不起來。」

接着，他們彼此相背的走了。

我是慣於靜默的，想把所見所聞的稍為雋永的留在記憶裏，我覺得這習慣是好的。

天在不斷的下雨。我寫給北歐的一位友人的信中說：「我們國裏的雨滴，有如我們國人的痛苦，常是永續無止的！」

啊，看吧，這奔着雨絲的長方形的天井啊！

我被窒息着，被這閃亮的灰色的天光，被這傾瀉不息的雨聲窒息着。

鄉居啊，這悠久的靜聆的日子啊。

總因了幾年來在喧嚷的都市生活了的這觸覺是在不絕的需求那些近代式的緊張的感觸的事件之故吧，我希望我能早些離去，離去這死一般靜的鄉村。

我是不能生活在人與人之間沒有熱與力發生的那種生活環境裏的，這是說，我憤恨沒有生活的生活着的人們。

如果你能給我導入了一個較好「生活的」的境地，或是予我以間接的推進而投入，這將都是使我感銘的事呢！

祝你們過着春天不像夢。

伏園先生前請致候，

父親叫我問你們的「好」。

鄉間的 海澄

久在盼望的

福熙先生：

久在盼望的你們底復示，居然在昨天收閱了。本來便不能見知於當前的社會人士的我，居然收到了您這麼一封懇摯的信，於感激之餘，我是應該何等的引為榮幸呵！

我是一個歷盡人間多少艱苦的人，雖然我現在還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但是我卻嘗過了許多奇離的生活。我所作的東西，便是我這許多離奇的生活的具象的影子。自然，我很想有機會到諸先生之前來領教領教，但是在我未曾與先生們相見之前，先得將這些稿子寄給你們看看，使諸位預先便有一番對我的了解，則將來相見之期，在我們談話之中，便不至於有什麼梗塞了。

先生是一個愛好朋友的人，并且肯降格承認我是你底一個朋友，我自然只有除了很誠懇地擁護這神聖的賜與而外，并將很虛心地領受先生底教導。

茲寄上小說稿一篇，詩稿二篇，乞查收。

彭林

是是非非

不能言語的童心裏

露 冷

我咬緊牙關，硬着心頭，別離這溫柔美麗的他。我又捨不得小狗克明，他極聰明可愛又很活潑，如小人兒樣，時刻不離的隨伴着我，這時也分別了，可憐他不能言語的童心裏，不知也能感到離別之苦否？

幾乎是沒有人

張見智

到我這裏來訪我的幾乎是沒有人。我正是這樣的專心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並沒有寂寞孤獨之感。有時或因身心疲倦而起厭倦之想，但不久即如常的繼續工作了。我只是念着我的朋友們，他們多是辛苦不安，我只希望他們快樂幸福。我自己是絲毫沒有苦樂之可言，因為苦樂在我是可以自己移轉的。

失敗者的悲鳴

教 儂

在一個古城外的荒郊裏，當着夕陽斜掛在繞堤的幾株赤裸裸的柳樹梢頭的時候，血似的紅光，染遍了大地，但

，只不過一剎那間，終於被從一片樹林叢中的空隙裏露出縷縷白色的月光所掩滅了。

遼闊的荒郊，頓形變為慘白的世界了！在這一切大自然的、美麗景物的寂靜中，西邊的一條小道上，由遠而近的走出了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

他的面龐，瘦削的很，他的頭髮，是蓬亂的；他的全身的衣服，更是顯出潦倒困厄；這大概是由時代的「鬥爭」中，退回的一個「失敗者」吧。

他止步了；他癡立了；他靜默了；他對着停在半空的一輪明月，好像是在憶念什麼似的。

誠然，誰也知道他這時腦海的周遭，實在充滿了悲憤和煩惱！……

他低着頭，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有時負着兩手，來去徘徊，似乎現出一種心靈激動，極不適意的神情。

「媽媽記得我離開你的那天，五年前的一個冬天，冰雪凝積了宇宙的時候，你對我說：『兒呀！你初次出門做人，要立定你的脚跟，我纔放心你，也就是你給我的滿懷的安慰！』……」

「去年七月間，故鄉被紅軍佔領後的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我就得着這種消息了，那時，我正是遠遠的投身在「西子」的懷抱裏。想來，我只有悲憤，悲憤得心碎呀！」

「唉！我是沒有力量了，我是革命戰線上的「失敗者」！但，我不願做永久的「失敗者」呵！」

「現在，整個的祖國，弄得破碎支離；處處農村，漸形崩潰荒落；這固然是時代進程中的事實，但，一半也是由於人類沒有「革命的信心」所造成的呀！」

一點不知道

露 冷

自己的生活很失了一點規律，感着一切在面前亂動，使我眼花，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使我頭昏，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坐我不耐；站我不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楊成志君赴法

聞 甫

廣州中山大學楊成志君於四月十日放洋赴法，專作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研究。楊君新作長文「我的羅羅狗——獅子」一篇，可為我國研究狗的空前之作，今已登載在本刊

四月號中了。楊君預備在巴黎住三年，柏林倫敦各一年，將來對於人類學民族學必有極大貢獻也。

人格的多面

單 綠

我記起在法蘭西學院聽夜匿教授講心理學，他說人格是有多面的，至少是有兩個。他舉例說，許多女子，在外間，人人說他是和婉到極點，如同天使一樣；但在家裏，兇惡暴戾，對於丈夫的專制，好像是一隻母獅。聽衆大笑，其中女的更大笑。

一個老官僚，對上恭順萬分，對下則極盡倨傲，所謂「事上諂者待下必驕」。這是另一種的雙重人格。

魯迅先生說過，女子有兩種性情，不做你的女兒，便做你的母親。女子像母親的來撫慰你，如果被你拒絕，他就像女兒的順從你，侍奉你。這是一又一種說法了。

佛畫展覽

敬 夫

佛像畫家錢化佛，於四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假杭州青年會四樓，展覽他的作品佛像。其中有一幅，有胡適之的題字。「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